

淨化現代人心

人生

建設人生佛教

第二十卷

第一期

要

目

社論：紀念虛雲老並論胡適的觀點

人生行止一義道——離吾土正所以歸吾土

——人生哲學書信之十四——

虛雲老和尚見聞事略

自立與自勵

根本佛教的學說

我的雜感

釋道兩教因果之同異

佛教對道德修養的看法

距離

欲自燒身的貴婦

寄語

人生書簡

本社

張廷榮

純果

慧超

曾景來譯

何博元

陳師潛

王驥

無念

胡國偉

張希明

張廷榮等

中華民國四十九年一月十日出版

紀念虛雲老並論胡適的觀點

本社



自從去年十月十三日虛雲老和尚圓寂於江西雲居山的消息傳出之後，海內外的佛教界，無不聞聲哀悼，共心追思。對於這樣一位大德高僧的捨報歸去，我們自也不能無言。尤其在一連串的紀念、追思、法會、及各種文字的介紹讚歎歌頌與褒揚之後，還留給我們一個尚待澄清或解決的問題，那就是由於胡適先生的考證，對於虛雲老的年譜，發生了若干的懷疑。

當然，我們不能因為虛雲老年譜的被人發現了若干可疑便由此而影響到一代高僧身後的聲譽，所以才有張齡及蔡克棟兩位居士的投書中央日報，向胡適先生提出了質疑和反證。站在佛教徒的立場，我們應該向這兩位虔敬而又熱心的護法居士合十致敬，不論他們兩位論據如何，但總沒有越出衛教護法的範圍。如果今日的佛教徒們，人人都有這樣熱烈的宗教情緒，人人都能為了抵禦外侮挺身而出，那末我們的佛教現狀，必然已有很大的改觀。所以我們斷斷不可，因這兩位居士的論據不足，無以再作更為充分的申辯，存心觀望而無所痛癢。同時真理愈辨愈明，我們讚揚衛教護法的張蔡兩位居士，站在科學精神的面前，我們也不必仇視胡適先生的考證。因為宗教的情緒和科學的精神，不能同日而語，然亦相輔相成，正如中央日報，四十八年十二月十一日言曦先生所說：「第一種態度認為屬於宗教範圍的知識不需要拿出證據，第二種態度則認為年譜仍屬於歷史知識的範圍，不能由超現實的境界中求之。」胡適先生看了虛雲老的初版年譜而去翻閱漳泉兩府的府志，而竟查出虛雲老年譜中所載虛雲老世家的虛偽不確。並且一經發覺此一問題之後，即寫信去現居加拿大的詹勵吾居士，代轉虛雲老年譜的編者岑學呂居士。像這種事事留意，樣樣求證的治學精神，實在值得感佩。不過胡適先生素重科學精神，似欠仁厚氣質，胡先生明知虛雲老初版年譜有誤，明知虛雲老年譜係由其門人岑學呂居士編輯。並且在年譜的原版原序中岑學呂居士也曾說過：「詢證諸等懇求乃集諸弟子口述一百餘年所憶及之事蹟，錄為年譜……」。命學呂編輯。可見年譜不是虛雲老手著。為什麼胡適先生在演講之時，要說：「這個和尚生前曾著有一本年譜」呢？同時胡適先生似也知道虛雲老的年譜已經有修正版，並且也知道虛雲老在其丙申八月的親筆信中說年譜是「壬辰歲春，雲門事變時，雲重傷病，目不見，耳不聞，奄奄一息」的時候，弟子證圓等「夙夜詢問予生平事蹟」，「隨說隨錄，予亦未曾過目」，「時閱四年，雲始得見，其中不無誤記之處。」那末胡先生何不根據修正版說話，而要找出「誤記」版作考證？當然根據胡先生的考證，虛雲老的父親蕭公玉堂，不但不會做過如初版年譜所說的三府知府，即連同年代的「

二守」之中，也沒有蕭公玉堂其人。但是虛雲老在他丙申八月的親筆信中，也曾有過交代，他說：「雲目瞶耳聾，不能細閱。」以此可見，虛雲老本人，對於他年譜中的誤記之處，並非默認，只是「不能細閱」出來而已。自然，我們知道胡適先生，不是佛教徒，我們雖然說他欠缺仁厚落實的氣質，但也不必苛責胡適先生的吹毛求疵。相反地我們應該謝謝胡先生對於這一錯誤的指正，最低限度可以使得今後佛教的文化工作者，處理宗教經驗的事蹟和年譜的史實時有所審慎。因為正如言曦先生所說：「虛雲和尚的不朽和他在世的年齡以及他父親的官位沒有關係……不知虛構事實，不備墮『妄語戒』，且適足以貶損一位高僧的價值。」因為在佛典之中，我們可以看到，九歲的龍女照樣可以轉身成佛，擔簾剃頭，出身下賤的人，照樣可以悟道證果。所以我們以為虛雲老的崇高不朽，乃在如岑學呂居士在虛雲老年譜中所說的：「吾師於五十六歲以前是自度，五十六歲以後是度人……歷盡折磨九死而不死，坐閱世變，有生而無生。至手建大小梵刹。皈依門下弟子，其中外百數十萬人。」

我們總覺得一個佛教徒之能有道心，並不算得偉大，如能由於道心的階層而進入悲心的境界，才能算得崇高才能永垂不朽。虛雲老的崇高不朽，也就在於能够一本入地獄（同大陸）度衆生的悲心不顧九死一生。因此，我們紀念虛雲老的崇高不朽，方法雖然很多，最好的方法，仍該從其悲心的觀點上去發揚廣大。悲心的首要是在度人，凡是有益於人，而且有益於千萬人，乃至有益於千萬世的後代子孫者，都可稱為偉大的悲心，也可稱為廣大的悲願。所以我們的建議：希望虛雲老和尚的弟子們，以及所有的佛教徒們，為了紀念虛雲老的崇高不朽，不僅要舉行各種追思的儀式，刊印各種紀念的文集，更要為其建立一些能予人群社會有實際直接利益的事業。例如十九世紀的瑞典化學家諾貝爾，他以五種學術獎金的永久頒發，而能名垂千古，德昭萬世。其他如普立茲獎金，及各種紀念性的物品、學校、醫院、城市等等，我們無一不足效法。據悉中國佛教會，已為成立虛雲老獎學基金，正在籌劃呼籲勸募之中，實在值得吾人慶幸。因此，我們更希望虛雲老的中外弟子們，能以最大的熱忱，創立一所虛雲大學，幾所虛雲中學及虛雲醫院以資永久的紀念。同時我們相信，虛雲老的化度，區域之廣，弟子之衆，如能有人登高一呼，響應者必如風從。我們在此敬寄數語盼望，但願成功，則虛雲老之德，光照萬世矣。

人生行止一義道——離吾土正為歸吾土

張廷榮

——人生哲學書信之十四——

上期書信題：人生學問兩理路——解開「博」與「專」兩問題的死結。
下期書信題：人生相與一應分——一位崇高的宗教學人和時代的學術，情調、氣概之相與。

本期書信要義：

- ①中國宗教學人學成後的三願是甚麼？
- ②中國宗教學人對中國文化肯決的是甚麼？
- ③為甚麼中國宗教學人離吾土正所以歸吾土呢？

一、宗教學人學成之日，第一願是甚麼？第二願是什麼？第三願是什麼？

敬愛的讀者，近一年來，筆者在人生刊上發表的文章，比較的長，比較的沒有拘限，比較的能曲盡其情，能深入其理，也可以說筆者對「人生」之文章，常常有些自得的說個痛快了，我嘗想過，我用「人生哲學」的書信，來談問題，當然是談人生哲學，那麼，人生哲學究竟要談甚麼呢？我們可以放開來看人生，可以說天南地北，生前死後，一切和人生有關係的都是。我們可以特定的來看人生，即筆者當下所認為要寫的，或者多數讀者，少數讀者甚至只一位讀者當下所須要讀的都是。我們又可以有歸趣的來看人生，即人生問題，尤其人生哲學問題，它總是終要解決人生的一些根本問題，這些根本問題，無論如何最後要通向宗教，甚至依憑着宗教。

因此筆者的人生哲學書信，儘管不廢疾、病、離、合或擔水挑柴的日用云為，但這些繫帶之所趣入於活潑之靈魂，及由活潑之靈魂中轉出生命之力來安頓交託此種疾、病、離、合，來自在的行擔水挑柴之日用，還是宗教的或者是通契宗教之德行的。

那麼，這人生哲學書信，可以說是我們中國宗教學人的一些人生研討，宗教學人。依世界公認的人類獨立的學術看，只有佛教是最具學術內涵的，所以說宗教學人即指佛家學人亦不為過；同時，佛學在中國發揮極燦爛的光輝，像我們正在研討的玄奘大師就是很好的代表。因此說中國宗教學人即指中國佛家學人亦不為過。

我所以能作這些迴轉曲達的探討的，還是感謝「人生」主編性如法師的鼓勵，性如法師曾這樣告訴筆者，「每期寫上八千字吧」，他又對我說，人生內容在充實中，是的，也另有一「人生」刊，它是以儒家為主的，在香港出版，本刊的人生，是以佛教為主，是在自由中國出版，過去有一度，人生擬暫停刊，但消息一出，讀者為之疾呼：「不可停！」「不能停！」「停不得！」

讀者要「不可停」「不能停」「停不得」，這是「人生」客觀精神所體現之一價值，也是「人生」十年來的果實。讀者之愛護人生，也包括有愛護筆者鼓勵筆者的厚意在內，我在此一併誌謝。

現在性如法師為潛修而辭去「人生」編務，由醒世將軍即探微居士來接任主編，我深知張居士的謙誠，我深知他對中國文化了解的深度，和時代精神的廣闊，以及對佛教佛學的卓越理想，我深

信性如法師一貫充拓「人生」刊的精神，張居士一定會繼續充拓的，因為自由中國以「人生」為歸趣的刊物，只有這一份，尤其讀者需要讀的直接有關「人生」之作而深獲印象的，更只有這一份。

從以上的因緣，我在討論本題以前先提出，也似正可導引出人生哲學，是怎麼樣的急切的需要一位已有修證的宗教學人來啟示我們，因此，我們就玄奘法師的學行來談人生行止一義道——即他的離吾土正所以歸吾土之一義道，也是我們所需要的，在這裡，我們首先要研究的，一個宗教學人在學成之日，要作甚麼呢？這裡法師有很好的答復。法師當時在印度學成之日，有三個大願：

第一願學成平安歸國。

第二願以所修福慧事慈氏菩薩。

第三願衆生修行均可成佛。

這三大願，是法師在同國前，當着一觀自在菩薩的像前，以最莊嚴的虔誠許下並得到印證的。傳文云：

「……精舍有刻檀觀自在菩薩像，威神特尊，常有數十人，或七日二七日，絕粒斷漿，請祈諸願，心殷至者，即見菩薩具像莊嚴，威光朗耀，從檀像中出，慰喻其人，與其所願。」

「如是感見，數數有人，以故歸者逾衆，其供養人恐諸來者，盆汗尊儀，去像四面各七步許，堅木構欄，人來禮拜，皆於欄外，不得近像，所奉香花，亦並遙散，其得花住菩薩手及掛臂者，以為吉祥，以為得願。」

「法師欲往求請，乃買種種花穿之為髮，將到像

所，至誠禮讚，託向菩薩，跪發三願：一著於此學已還歸本國，得平安無難者，願花住尊手；二著所修福慧，願生觀史多宮，事慈氏菩薩，若如意者，願花住尊兩臂；三著聖教稱衆生界中有一分無佛性者，玄奘今自疑，不知有不？（不同否）若有佛性，修行可成佛者，願花住尊頭頂，願語託，以花遙散，咸得如言，既滿所求，歡喜無量，其傍同禮及守精舍人見已，彈指喝足，言末會有也。」（玄奘傳第三）

以上三願，確是一宗教學人的澈底底處，如三願具申論，此中有千言萬語，現只申論第一願——「學已還歸本國。」這「學已」即學成了以後，願「還歸本國」，好像是中國宗教學人之特性，也可以說是中國學人的特性，我也常想過，西方許多學人，離國以後，往往不再回去，也不打算回去，這近代爲多大學者都在美國終老，像愛因斯坦就是的，中國人是不問的，這在中國文化的主流中，即儒家文化中，即特別啓導了，孔子要離開他的祖國時，他是這樣的依戀的說：「遲遲吾行也，去父母之國也。」就是說：遲一點走吧！遲一點走吧！這是離開父母之國，即離開自己的祖國要遠行啊！在他周遊以後，也即感覺到要迅速回國，他很急迫在號召他的學生一同回國說：「歸歟！歸歟！……」，就是要他們一同回國去，爲甚麼中國的學人甚至中國宗教學人，都是要學成回國呢？這裡面有三個主要的原因。

第一、中國文化精神中孕育出的中國人：尤其是崇高的宗教學人和道德學人，他受中國文化的獨立特勝精神——人道精神的培育厚，他不忍不回國，不忍不同國，即是應該回國，應該回國，即是一義道，即是一人道之根芽。

第二、中國文化確是厚，確是博，值得回國，值得爲獨立終究之依存基石。

第三、中國人接受得了新的東西，實言之，即那時唐代需要玄奘大師回國，即連佛教文化一併需

要，一併歡迎歸人。中國文化，沒有真的排拒，只有大的融攝。

樊師第一願是歸國，是安然無恙的歸國，是帶著完整的佛典回國，樊師之回國，正是爲中國宗教創新，爲中國文化創新，正是一愛國愛教之中國一最崇高之宗教學人也。此種離吾土正所以歸吾土之崇高行誼，今天的中國宗教學人，仍應奉爲律則，離此一步，淡漠中國文化，或行背離人道之任何宗教學人，終將爲數千年我莊嚴之人道尊嚴所提醒而內心由不安而終於同歸者，蓋由唐以來之任何宗教學人，尚未見有能度越樊師者。

二、中國宗教學人，對中國文化之一獨立肯決——慈、孝、仁、義、齒（長）、賢之人道精神

當樊師在作東歸之時，當時西域的學人顯士，很不以爲然，以爲樊師應留住佛陀出生之地，他們要樊師留住的意思有兩點，一是不容捨去勝迹，因「大聖聖遷，遺蹟具在，巡遊禮讚，」已可「足慰平生，」何爲至斯而更捨也。「一是西域人當時對中國文化精神，尚有隔閡在，尚不了解，他們誤解我們是「輕人賤法，諸佛所以不生，」志狹垢深，聖賢由茲弗往，」是「氣寒土峻，亦焉足念哉」。樊師此時身在西域，以佛家學人之身，而申論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是慈、是孝、是仁、是義、是齒、是賢所凝結之人道精神，我們看樊師在國外以宗教學人所作之中國文化之宣佈：

「法師報曰：法王立教，義尚流通，豈有自得需心，而遺末悟……」（註一）

「……衣冠濟濟，法度可遵，君聖臣忠，父慈子孝，貴仁貴義，尚齒尚賢。」（註二）

「加以識洞幽微，智與神契，體天作則，七曜無以隱其文，設器分時，六律不能窮其管，故能驅役飛走，感致鬼神，消息陰陽，利安萬物。」（註三）

「自遺法東被，咸重大乘，定水澄明，戒香芬

馥，發心造行，願與十地齊功，歛掌薰修，以至三身爲極，向蒙大聖降靈，親應法化，耳承妙說，目擊金容，未可知也。」（玄奘傳卷五）（註四）

上面第一段說法王立教之意，是在重流通。第二段全是指點儒家文化的本質，也是指出中國文化的主流，指出人道的本質——「父慈子孝，貴仁貴義，尚齒尚賢。」這即是向西域人士宣佈，中國人父母要慈憫幼小，子女要孝養雙親，要重仁德義行，要敬長老尊賢良，並說這種人生的習尚，已成風氣，證實中國文化之高，是「衣冠濟濟，」且有一「法度可遵」的，第三段證實中國文化精神之內涵，深微而又博厚，具有宗教精神，甚契通宗教，即「智與神契，」「體天作則，」能感鬼神，達陰陽，利安萬物，即是本具一大涵大攝精神的；第四段正承上段正因中國人之根器厚，氣度潤，所以正好接受大乘佛學，以中國文化與中國人一貫之精神內涵，培育者大，故攝受者亦大。

我們讀了以上四段，我們相信樊師研究佛學是深透的，我們也相信樊師對中國文化之肯認，也是真切的，尤其樊師在佛學大成之後，這樣的論中國文化，自然是更爲可珍，這給我們今天的宗教學人，有幾個啓示。

◎佛學與中國文化密切契通，由樊師佛學大成之後所宣佈中國文化之精神可以看出。

◎佛家肯認契通儒家之文化——慈、孝、仁、義、齒、賢之人道內涵，由樊師特別指出可證明。

◎真正中國宗教學人，絕對離不開中國文化如樊師者，所有凡奉一個神或一個教，就淡漠儒家的慎終追遠的孝祭之禮，淡漠禮敬祭祀自己聖賢之忱，甚至反對敬，反對祭，而稱之爲拜偶像者，此是隔離中國文化，此尤非中國宗教學人所應有之氣質。

◎凡學得新的外國東西，有的僅是皮毛，不管其學術的、宗教的，就要橫霸不可一世，以爲中國固有者均不可用，均要新來一個，這都是未澈了中

國文化之精神內涵，更不了解一位最偉大的吸收外來學術之宗教學人如樊師者，對中國文化之肯決是甚麼。

漢唐以來悠久之歷史，那合之則是中國文化，分之則為儒與佛，實在是在中國人生心目中佔了極重要的地位，筆者近有一「四十年來之中國文化與佛教」長文中，即指出中國文化精神，返本開新之道，必須要抓住下面三個重點：

①人道的精神——儒家道德仁義精神。

②人道的宏美——佛家宗教悲願精神。

③人道的充實——西方科學創發精神。

樊師在國外宣揚儒家精神，精進佛法大乘，注重當時教外六派思想之融攝，其德量本即具此一大涵蓋的。

樊師這種學成急於返國的愛國宗教學人的態度，他曾請教他當時德學最負盛譽的老師——戒賢法師。

樊師請益的話：「……玄奘來意者，為求大法，廣利群生，自到已來，蒙師為說瑜伽師地論，決諸疑難，禮見聖迹，及聞諸部甚深之旨，私心慰慶，誠不虛行，願以所聞，歸還翻譯，使有緣之徒，同得聞見，用報師恩，由是不願停住。」

戒賢歡喜的答話：「此菩薩意也，吾心望爾，爾亦如是，任為裝束，諸人不須苦留。」（玄奘傳卷五）

這是戒賢的大乘悲願，正與樊師合，正鼓勵樊師返國，此是大乘法義契合於愛國精神，契合於儒家精神處。

三、中國文化精神之一厚道——有接受良美思潮之德量

樊師還和戒日王，論及中國文化，尤為精闢，戒日王問：「聽說法師國內，有秦王破陣之樂，有歌舞之曲，這秦王是甚麼人，有甚麼功德會這樣稱揚呢？」

樊師答說：「玄奘本土，見人懷聖賢之德，能為百姓除兇剪暴，覆潤群生者，則歌而詠之，上備宗廟之樂，下入閭里之謳，秦王者，即文那國今之天子也，未登皇極之前，封為秦王。……」（玄奘傳卷五）以上樊師之答，即指說唐太宗，即指說一大唐人之氣概與文化精神。

樊師在答唐摩羅王之言，尤為恢宏懇真，樊師云：「支那國晚開佛法，雖需梗概，不能委具，為此故來訪殊異耳，今果願者，皆由本土諸賢，思渴誠深之所教也，以是不敢須臾而忘。……」（玄奘傳卷五）

我們尤其要重視這「皆由本土諸賢，思渴誠深之所教」的內涵，即是樊師的西去，樊師的東歸，皆有一不容自己之性情在，此不容自己之情，即是「本土諸賢思渴誠深」之德量，本土者，中國也，祖國也，諸賢者，中國歷史文化中以及唐代當時之諸多賢豪與聖哲也，思渴誠深者，即德量之厚道，思有天下之善德，思有天下之新的良美思潮，而盡攝之中國文化之中，盡攝之中國人生命之中，使中國文化與中國人之生命，日新其德以不已，日日充拓豐美開新以不息，此在大唐人氣質中，亟可看出，因本土諸賢在歷史文化孕育此氣質，此是一極大之厚道，此是中國文化之所以可貴處。

四、西去時艱難，東歸時亦艱難，但西去正所以為東歸

樊師學成了，樊師要東歸了，但西去既是百死千生，萬里跋涉，東歸也不只是一句話說，而是真的行東歸之事實，帶着完備的經卷，從西域萬里歸來的。

在西域東歸時，還有一件大事，即是鳩摩羅王問樊師究從那條路東歸，假若是從南海之路歸，他要派人送，樊師却說，仍要從北路返國，從北路近國的道理，也完全根據一義道，即樊師西行時，路徑高昌，其王「深生隨喜，資給甚厚，願法師還日相過，情不能違，」所以現在還須北路而去，這種義道精神，是佛家之報恩精神，亦是中國文化之信義德行也。

在東歸之行中，因為在山洞中行，盜賊實多，樊師恐怕盜賊劫掠，就常派一僧預先前行，在遇到盜賊時，就着實說明，是遠來求法的，現在所帶的，都是經像舍利，願盜賊也擁護，不要起異心，這樣，終未遇到賊害。

等到迦濕彌羅國的，經過信度大河，河廣五六里，經像和同侶人都坐了一種舟行進，樊師是乘馬過河的，當時專派一人看守經像及印度諸異花種，待行至河中，忽然風波亂起，搖動舟舫，幾次要覆沒的樣子，守經者惶恐墜水，眾人同把他救起，但經像損失五十餘夾，所帶的花果種也失去了，樊師為痛失經本，乃停留五十多天，把失落的經本統統抄齊。

在經過大雪山時，到大山頂，其山疊嶂危峯，參差多狀，或平或聳，勢非一儀，登陟艱辛，難為備述，「這時不能騎馬，只好策杖而行了。這種大雪山之情形是：

「復登一嶺，望之如雪，及至，皆白石也，此嶺最高，難雲結雪飛，莫至其表，是日將昏，方到山頂，而寒風凜凜，徒侶之中，無能正立者。」（玄奘傳第五）

這是東歸時的艱難，他到祖國不遠的于闐國，就上了一封給太宗皇帝的書，說明一個遠行的僧人就要回到祖國了，同時把遠行的艱難，報告祖國，並說明這次在遠遊中，還做了宣揚祖國文化的工作，是「宜皇風之德澤，發殊俗之欽思。」唐太宗本是一開明恢宏的君主，看到這樣一位愛國的崇高宗教學人，在學成之後，汲汲歸國，他當然很感欣慰，所以他當即回答：「聞師訪道殊域，今得歸還，歡喜無量，即可速來，與朕相見，然愛祖國文化的宗教學人回國了，國人上自君王下至庶民，都感到新奇而歡喜，回國以後，祖國又確是給他以很大的溫暖，幫助他達成他的理想。這是很巧妙的，一種大唐人精神的壯闊時代——即貞觀之治的時代，一切良美的新理想，都為大唐人作充實文化與生命之動力，此是

一蓬蓬勃勃之文藝復興時代，獎師本人歸國，獎師的佛家思想歸國，獎師帶著最完備的經典回國，這更是壯觀之中的最要之一環。足見這種離吾土正所以歸吾土之宗教學人，有勞苦倦極之進行，終有國人及其精神義道之安頓，此正是德之不孤處，此正是仁義之同歸。

五、中國宗教學人歸國後之大行大願

宗教學人始終守住宗教學人的本色，任他榮華富貴，終不失其信守的，且影響文化思想，助益治道者，在東方影響最大的，有兩位，第一是玄奘大師，他使英明之君主敬服，使英明之君主親自為之歌頌，太宗聖教序（太宗親作）頌獎師云：

「松風水月，未足比其清華，仙露明珠，詎能方其朗潤。」

「萬里山川，撥煙霞而進影，百重寒暑，躡霜露而前蹤。」

英明的君王，在這樣頌讚了，這種影響力，是極大的，換言之，獎師之尊榮，也是極高的，但獎師始終守住「畢身行道，以報國恩」之理想，不遠越一步，這是宗教學人澈始澈終的本質。

另一位則是近代的甘地，他復興印度，好像是有政治表象，實則他是堅守着宗教精神的力量，他自己不論天翻地覆，他總是守着他一個宗教學人的本分，一步一步開展的，雖然他是留學英國，學了西方的知識，但這些知識，均在他的宗教精神活力中，為之拆開，再為之聚合，即是說，知識是在宗教精神下，真正的接受安頓，以致人類一致公認，說他是印度自有佛陀以後一最偉大的聖哲，此功德究其極，也是因為澈始澈終守住宗教學人和宗教虔誠的本分，他雖是印度教，但他自承認是佛教給了他新的活力。

獎師學成了宗教，與祖國之文化精神契入；甘

地學成了知識，為其自己之宗教與文化所用，此是東方最高明的兩位宗教學人，亦是愛國救國復國之崇高宗教學人。

當前之時代和世局，似並未因科學之新文明而特別帶給人類以安舒之感，甚且更有物化暴殘的共產集團，正加深對人民的奴役，正用一切力量抵拒人類之崇高宗教精神。昨日見報，共匪又有將在城市，實施「人民公社」之迹象，此是祖國文化生命之真正危難處，西藏同胞，以宗教力量為主，堅強的抵抗暴殘，此是佛家精神之一個新指導。我今寫獎師離吾土正所以歸吾土，主要的是他的崇高宗教修證和智慧，他的愛歷史文化的虔誠，他的為祖國精神而宣揚的「父慈子孝，貴仁貴義，尚齒尚賢」的儒家精神，和佛家之宗教信仰，密密和合，壯潤

編後話



這期的「人生」，已是十二歲的開始了，她的遠景是美麗的，但仍有待於讀者作者的愛護培植。

李春陽居士致書編者，希望編者不求急功，但在穩紮穩打中求進步。所以這期的作家和作品，仍同過去一樣。不過張廷榮居士對於本刊的希望（見本期書簡），我們也將盡力而為。所以本刊不祇盼望原有的作者繼續惠稿，也希望出現更多新的作者，青年的作者，以「時代的、文學的、人生的、學術的」方式，來充實本刊的內容。

我們為了紀念虛雲長老，除以社論表達我們的看法之外，還刊了純果法師的「虛雲老和尚見聞事

了歷史文化一貫承傳的人道精神，這種精神，正是消除共匪暴殘的最好精神力量，是佛家學人，我們要珍視獎師愛自己歷史文化之精神，即非佛教以外的其他教徒，勸他們珍視自己的歷史文化，勸他們學第一位最偉大的留學外國的學人，也是我們的一種應分。還有一些不是任何教徒而一味仰慕西方知識的學人，一味說自己應該全學西方而淡漠自己的歷史文化，淡漠崇高宗教學術的人，我們也要認明，這是一種錯誤。

總之，佛教學人自己，看了獎師之西行和東歸，看了獎師信仰佛法而又熱愛自己歷史文化所啓導的中國崇高學人之典型，這是我寫這封書信的本意。此祝 淨安 四十八年十二月八日張廷榮敬啓

略」，使讀者對虛老有一概略的認識。張廷榮居士的作品遍載於教內各刊，思想之純，理路之精，特別於佛理的精透之中，每帶對祖國文化的母子之情，讀者可細味之。此外無念居士的清秀細密，胡國偉居士的詼諧灑脫，最為讀者深愛。何博元居士的「雜感」，雖稍偏激，但却代表了另一些熱心於宏法事業者的看法。餘如慧超、陳師潛，等作者都是本刊的老作家；王驥、張希明是兩位很有希望的青年作者。

「人生書簡」的內容很廣，凡為論學、論道、論事、論物，無所不可。希諸本刊的師友多多投稿，期以書信方式探究人生真諦。

編者新近因病退役，雖已恢復出家身份，然在靜養之中，又兼學能低薄，好在前任主編性如法師允予協助指導，順此申謝。

虛雲老和尚見聞事略

純果



虛公老人圓寂，噩耗傳來，真像晴空霹靂，大地無光，海外佛弟子莫不震動以此可見他老人感人之深，為人偉大，連我們遠隔海外佛弟子們深地也受其重大感動，本京龍華佛教社為紀念他老人崇高德，秉誠為佛門弟子一片崇思之心，特在本社大堂暨建老人涅槃法會，以追思他老人一生為佛教建樹功勳，以表揚他老人畢生救世之德，同時本社進一步要介紹他老人一生履歷德行以廣益聞，特令編寫其老人平生事迹，作為是次涅槃法會紀念，事為揚人之德，贊人之樂，豈亦何樂而不為之，況我是彼老人門下弟子，縱是粉身碎骨，我亦樂為，茲將老人一生履歷事略述於後。

◎ 誕生瑞兆

老人是現今當代高僧，禪宗泰斗，師出生地方，是福建泉州，原籍湖南湘鄉，現今師滿口帶着湖南腔調，這可足證師的湖南人，師出身是官宦人家，姓蕭，父名玉堂，母顏氏，父親係科舉出身，佐治永春州，父母年逾四十，深愛無後，其母到城外觀音寺於觀音菩薩殿下禱求，是夜父母同夢一青袍長鬚老老，頭頂觀音，跨虎而來，忽跳榻上，異香滿室，是時其母遂得懷孕。

翌年，父親調佐泉州府，遂生師，師初生下，係一肉團，母見大駭，以為怪物，深嘆家門無後，一氣而死，越日，有賣藥老翁至家探視，家人將肉團奉獻，老翁笑而將肉團破開，遂得一男，舉家歡喜，後由庶母王氏撫養，據這段瑞兆，如依現在原子科學時代，必笑為神話，識為怪誕荒謬，其實，則不蓋然，若諸歷代聖人降迹，往往多異於常人。別的不說，就依我教主釋迦文佛，他的誕生，就是

從他母脅而降，以免着污，現在師初生為肉團，豈無意義，試觀師一生的履歷，在處處足可證明他老人是個秉願再來菩薩，我們業障深重，生在佛前佛後，但我現今能親近供養他老人，這也算是前生有着殊勝因緣，深深的有着深長大善根。

◎ 發心出家

師在十一歲，其父在閩為他定二門親事，一田氏，一譚氏皆同籍官於閩之世交。師十三歲，隨父送祖母生母靈柩回湘安葬，是時請僧人至家作佛事，師得見三寶法物，心至歡喜，就此好看佛書，萌有出塵之想。師在十七歲。其父為要抱孫心切，就將田譚二氏由閩接回湘鄉，舉行婚禮，以阻師出家念頭，並將彼夫婦三人同開一室，師雖與二氏同居，毫無染意，猶若出泥之蓮花，成為閨中之淨侶，田譚二氏，乃是官家之女，深明禮義，以三從四德，夫唱婦隨為旨，亦頗樂意聽從於師。師十九歲，他開始才進入佛門，他出家地方，是福建鼓山湧

泉寺，禮常開老人為師，名古叢，字德清，（虛雲一名，是後再改，）他出家後，其父在泉州，心焦焦急，會派人四處尋訪，但無所獲。翌年，師在本山依妙蓮老和尚受具，隱居後山岩洞三年，禮佛懺悔，後探其父告老還鄉，不必隱匿，便安心在鼓山當各種苦行職事，如挑水，園頭丁，廚房做菜，齋堂和人添飯，當這些苦行職事，如是者一連五年。至二十八歲，師重居山洞潛修，日食松花，渴飲澗水，一衲蔽身，如是苦行三年。一日，似有所悟，頓覺身輕如毛，步履如飛，萬念俱息，自在無碍，蕩蕩然如空中之物，如是勝境，一年有再。

◎ 行脚參方

師在三十一歲，就發動參方念頭，以廣知識，由鼓山出發先到溫州天台山龍泉庵，親近融鏡老人，承蒙融老人指示，去掉昔日狂態異狀，改正心思，教看「拖死屍是誰」話頭，每日被呵被責，深得融老神髓，並在座下學習天台教觀，因師賦性天聰，勤勞作務，博得融老贊許。師三十六歲，離開融老，朝普陀山，道經奉化雪竇寺，聽講彌陀經畢，渡海到普陀，是歲在後山法雨寺過年。越年，至寧波育王寺拜舍利，至天童寺聽講楞嚴經。三十八歲到杭州西天目親天朗和尚，三十九歲至常州天寧寺親近清光和尚，四十歲到鎮江焦山親近大水和尚，四十一歲至金山寺親近觀心和尚，四十二歲到揚州高旻寺親近朗輝和尚，是年在寺內他打禪七。

◎ 朝五台山以報父母恩

師出家二十幾年，自思道業未成，隨風飄蕩，

心生慚愧，以是發心朝五台山，以報父母恩德。師四十三歲，首由普陀法華庵起香，三步一拜，一直拜到山西五台山，如是三年，這樣虔誠步履，世上少有，路中所吃苦頭，罄竹難書。一日，師過黃河光武陵地方，天已晚，不敢行，四無人烟，路旁有一小攤茅棚，亦無人居，歇足此間，跌坐，夜寒甚，大雪漫漫，次早舉目一望，化為琉璃世界，雪深盈尺，無路可行，過往無人，不知去向。先則枯坐念佛，飽受饑寒，既而雪愈大，寒愈甚，腹愈餓，如是三日，漸入迷惘。雪止，忽來一丐，見師臥在雪中，問之，亦不能言，知是凍傷，將雪撥開，以草烤火，煮黃米粥，令食，師得煖得食，精神輕快，病漸好轉，師感其恩，問其姓名，曰，文吉。越年，師由孟縣洪福寺起拜香，抵懷慶府，擬在城內南海掛單寺僧不准，又折城外露宿。是夜被寒所侵，肚痛極劇，清早，又負痛拜香。至黃沙嶺，嶺頂祇有一破廟，無遮蔽，至此已不能行，歇下，不進飲食，日夜瀉數十次，起動無力，廟在山頂，無過往行人，又無醫藥療治。此時，只有瞑目待斃，但無悔念，至深夜，西邊忽有火炬，疑為匪徒，細看久之，乃是文吉，心中喜悅，即呼之，文吉執火炬來照，一見是師，驚問曰：「大師父：你怎麼還在這里？」師將經過情形相告，文吉坐在師身邊，撫摩慰藉有加，取藥沖清水給師吃，又替師換去污穢衣服洗淨，煮米粥給師食，師吃已，大汗直流，內心輕快，病即愈，師感其恩，握手謝道：「兩次危險，都蒙先生救我，感恩不盡！」文吉道：「這是小事，人有危難，坐見不救，非君子也。」師朝五台，費時三年，又得文殊菩薩化身文吉相救，此皆由師虔誠心而感動菩薩的心。

⑤ 參謁各方名勝古蹟

師四十六歲，朝五台山願畢，下山西遊各名勝

古迹，至平陽，遊南北仙窟，至蒲州遊漢壽亭侯廟。入陝境，遊西岳華山。入甘肅，遊崆峒山。至長安遊慈恩寺，華嚴寺，牛頭寺與興國寺，禮玄奘法師塔。翌年到終南山與諸老同參覺朗，治開，法忍，體安，法性諸上人同在南五台茅蓬住兩年。四十八歲下山至漢中府，遊漢高祖拜將台，遊包城諸葛廟，遊張飛萬年燈。入川，遊七曲山，九曲山，劍門關。至成都，朝峨眉山普賢菩薩道場。下山道經西康入西藏拉薩，遊布達拉宮。至不丹國，遊喜馬拉雅山。入印度，朝佛聖迹。至錫蘭，朝楞伽山。至緬甸拜大金塔。入滇境，朝雞足山。經貴州，入湘省衡陽岐山，參謁恒誌老和尚。至武昌寶通寺，禮志摩老和尚，赴九江廬山參加念佛會，至安徽朝九華山，渡江登寶華參聖性和尚。師在這兩年，行脚遠遊，步行萬里，水驛山程，霜風雪雨，可謂極苦，然師惓惓道念，益加不懈。師五十六歲，再到高要參禪，頓悟坐脫桶底，大地光明境界。五十七歲，再到金山打禪七。五十八歲，至育王寺拜舍利，親舍利青紅黃白各色，益發道心，燃指供佛。五十九歲，至七塔寺講法華經。六十歲，至句容，住於老同參赤山茅蓬，是時師又思遠遊，再度朝五台，入終南修隱，遂離赤山，又作遠走高飛。六十一歲，朝五台畢，入終南住茅蓬，一日，萬山積雪，嚴寒徹骨，師獨居茅蓬，精神倍加，爐邊燒芋頭，跌坐待熟，不覺入定十八天。還過僧俗接踵來視，師厭其煩，於宵間，一肩行李，又向烟山萬里去了。

⑥ 重興雲南雞足山

師六十三歲，又到雲南，這時滇省佛教衰微不堪，全省僧規不整，雞足寺僧，各據寺產，自稱爲大，發願在山結一庵，以接朝山海眾，又爲地方子孫寺廟所禁，思之欲淚，山上不能居留，遂下山

抵昆明，得護法居士岑寬慈接住福興寺，是年在寺內閉關，三年，師六十五歲，由諸護法暨歸化寺契敏和尚懇請出關，到歸化寺講圓覺經，四十二章，經皈依三千餘人，又在筑竹寺講楞嚴經，此即師在滇省弘法之始，時諸護法請師住持鉢孟庵，師將該庵開闢十方叢林，迎接海眾，師六十六歲，左右鐘寺傳戒，求戒者八百餘人，是身爲重興寺宇。往南洋募化，在南甸太平寺講彌陀經，皈依者數百人。到仰光，橫城，馬六甲，吉隆坡，前後講經數次，皈依萬餘人，是年冬月，接滇省全體僧衆急電，謂政府要提寺產，上海寄碑和尚來電，促請公回國，共圖挽救云。師六十七歲，春月回國抵滬，隨即與寄碑和尚人等，進京請願，遂獲上諭，准免寺產捐稅。同時又得皇恩敕賜，雲南雞足山鉢孟庵迎祥寺加贈名爲護國聖寺，欽賜龍藏，鑾駕全副，欽命方丈，御賜紫衣鉢具，欽賜玉印，錫杖如意，封賜住持虛雲，佛慈洪法大師之號，奉旨同山傳戒，護國佑民。師六十八歲，運經回山，道經上海廈門，橫城，暹羅，仰光，達滇境大理賓川縣祝聖寺，沿途所經地方，均有地方官迎接優待。宣統三年辛亥，師七十二，武昌起義，清帝遜位，師在祝聖寺領衆打禪七，革命風聲，傳至滇省，地方大亂，人心惶惶，各省逐僧毀寺，風動一時，在滇省掌新軍爲協統李根源，恩諸僧徒，親督隊伍赴雞足山，逐僧折寺，指名捕師。師以事急，親自下山會見李根源，李公怒形厲聲問道：「佛教有何利益？」師答：「聖人設教，濟世利民，爲善去惡，安古政教並行，政以齊民，教以化民，佛教教人治心，心爲萬物之本，本得其正，萬物得以和，而天下太平，」李公息怒，溫色又問：「何以和尚不做好事，反而做許多壞事，成爲國家廢物？」師喟然感嘆一聲答：「和尚是通稱，有凡聖之別，不能見一二不肖僧徒，而棄全僧，豈因一二不肖秀才，而罵孔子，

即今先生統領兵弁，雖軍紀嚴明，其亦一一皆知先生之聰明正直乎！海不棄魚蝦，所以爲大，佛法以性爲海，無所不容。」這席話，說服李公，李公笑顏逐開，知師非凡輩留師晚齋，乘燭深談，由因果說到業報，由業報說到世界相續，由世界相續說到衆生因緣，由淺入深，言愈暢，而理愈明，李公聽後！卒然大嘆：「佛法如此廣大，吾已殺僧毀寺，業重矣，奈何！」師慰道：「此一時的風氣，非公之過，願公以後永護佛法。」以後李公執爲弟子禮。

師八十歲，應唐繼堯禮請，在昆明忠烈祠啓建水陸法會，全省禁屠，大赦。師上壇拈香時，全壇蠟燭盡開燈花，狀如蓮花，霞彩奪目，法會圓滿，空中現出寶蓋幢幡，飄漾雲中，全城目覩，羅拜於地，唐公感動，合府皈依於師，並邀請師住持華亭寺，師將寺名改爲雲棲寺，又將重興滇省自願品珍倒唐奪政後，連年災旱，人民困苦，喉疫大作，死亡無數，上自將領，下至士民，無不思唐公舊德，群議定迎唐公回任，唐遂回滇督任，詔寺請師禱雨，壇設雲棲寺，祈禱三日，雨大降，人民喜悅，喉疫一症，依然蔓延猖獗，唐說：聞雪能止喉病，今已暮春，何能得雪，又禮請師求雪，越日，雪下盈尺，喉疫頓息。師八十七歲，在雲棲寺照例講經坐香傳戒，在戒期中，殿前枯梅開白蓮數十朵，前後菜園，所有青菜盡放青蓮花，每花中心立一佛像，然此瑞兆，真屬稀有，成爲萬古嘉言。潮師自六十五歲至八十九歲，均住在雲南宏化，在這漫長二十餘年間，把雲南衰微已久的佛教，全部復興起來，在師手頭所修建的寺院，大大小小已有十餘間，其中雲棲聖兩寺規模最大，作十方叢林制，開單接衆講經坐禪！以師之德，深獲全省人民愛戴，無不奉爲活佛，花神地神，亦感師德，屢次應現瑞相，

以證其行。依這一端，我們凡夫肉眼，亦能看得出師是不可思議的人物。

④ 重興福建鼓山湧泉寺

福建鼓山湧泉寺，自前住持達本老和尚圓寂，國府主席林森，海軍總司令楊樹莊，前省政府主席方聲濤等人，屢思整頓鼓山，非師莫屬，以是前後函電多次邀請，師因念鼓山乃難染之地，義難辭却，則應邀請，這時師高齡九十，師自接任鼓山住持，一切規模，全取法金山，將舊時用錢購來之百餘名首座，九十餘名知客僧，悉數取消，禪堂首座邀請金山寺後堂，客堂知客，定爲八名，禪堂每日三枝香，增爲十四枝香，各事整理，略爲就緒。翌年，春期傳戒，在戒期間，文室丹輝兩株鳳尾鐵樹，忽然開花，花大如盆，鬚鬚若鳳尾，如優曇花，遠近來觀，絡繹於道，據古德相傳，兩株鐵樹，一爲閩王手植，一爲聖祖師手植，皆唐代物，千年以來未曾開花。師九十三歲，是年春期傳戒，忽來一老者，鬚髮皓白，容貌清奇，直入丈室，跪師前求戒，師問姓名，曰姓楊，福州南台橋人，至受菩薩戒畢，給牒後，不見蹤跡。有妙宗師至南台龍王庵，見神像與受戒老人相同，戒牒又在神像手中，人咸稱龍王受戒，台南哄動，成爲奇事。那次戒期，筆者也在戒堂當引贊師，又在丈室當侍者，會看此白髮蒼蒼老人，余凡眼，但察不出彼是異人，只覺此老人舉動有異平常人，似有飄飄然長者之風。甲戌年，師九十五歲，一夕，師臥坐間，似夢非夢，見六祖至，語曰：「時機已到，你可同去重修南華」。師實醒，甚異之，但也不置盡信，昏昏又入睡，狀，六祖又來催去，如是者再。清早老人過堂回來，卸下衣袍，對在側侍者說：「我昨夜一連三次夢見六祖來叫我重修南華」師說着，似有感觸，又說：「南華祖庭，爲天下五宗之發源地，道場本應

重修莊嚴，惜我虛雲年已高邁，恐不能如師命矣！」說已，慨然不置，過三天，果然接粵北綏靖主任李公漢魂，電函邀請住持南華寺，事應夢兆，真亦奇事，師本不敢應諾，但以六祖有夢兆在先，必有因緣，師即提三個條件，回覆李公相商：

一、六祖道場南華寺、永作十方叢林任僧棲止。

二、宜徵取原有子孫房衆，願意交出，不可迫脅。

⑤ 重興曹溪南華寺

甲戌年，師九十五歲，要離開鼓山到南華一行，鼓山常住舉行隆重大會向師餞別。次早，師照舊過堂吃粥，在齋堂向大眾表辭別。八點正，合山大衆着海青齊集，山門外，當家盛慈、復騰、知客寶光一群人等至丈室謁師送行，他們到丈室，寂然無聲，不見老人，問諸侍者，侍者亦云不知，各人甚異，寶光知客，同客堂才電詢問山腳下院，下院復電，說老人到山下已多時了。這時面面相笑而散，師靜靜離開鼓山，他原意是不敢打擾合山大衆的，此亦成一趣談，真所謂奇人做奇事也。師到南華，是冬傳戒，入夜菩薩戒時，山門外忽來兩道電光，近視，乃猛虎也，寺內軍人舉槍欲擊，師急止之虎伏階下，馴若家犬，師爲說三皈依戒，囑其勿傷人，應歸深山去，虎三叩首，似曉人意，遂搭尾而去！臨去時，狀似依依不捨，此後每年間，此虎必出現二三次，但不傷人。師九十六歲，南華戒期後，應香港東華三院請，赴港建啓水陸法會，事畢，回鼓山辭職請圓瑛法師繼任住持，重回南華，南華建築工程浩大，建費需數十萬金，時間非歷數年不成，各等工作計劃，按步就班，逐漸建設

，先建祖殿，然後觀音堂，寮房，是冬，寺後伏虎亭之北，卓錫泉之南，有老柏三株，枯已數百年，今而忽發新枝嫩葉，成一瑞兆。師九十七歲，南華循例春期傳戒，將解，曹溪駐防軍第十六團團長林國廣由德携來一白狐、於南華放生、師為說三皈五戒，縱之後山林麓，時常來寺求食，狐受戒後，即不食肉，喜吃果餅，修寺工匠，戲以肉餵食，狐即怒目爪擦，以示相欺，後竟去、數日不見，一日為鄉人所逐，攀升樹嶺。沙彌白師，師出展望，狐一見師，即攀下，在師前跳躍，狀若馴犬之見主人。自



不可恃材傲物

·欣君·

我們看到一些稍許有點學問的人，就自以為了不起得很，甚至看不起一切人，這真無疑是自掘墳墓。莫說你的肚子裡比別人好不了多少，即使真有點兒學問，那又有什麼值得驕傲的呢？世人往往有許多因緣機會，而失敗在這驕傲的上面，別人見了永遠遠避，弄得一生潦倒不堪……

曾國藩先生在他的家書說得好：『吾人為學，最要虛心；嘗見朋友中有美材者，往往恃材傲物，動謂『人不如己』，見鄉墨則罵鄉墨不通；見會墨則罵會墨不通，既罵房官，又罵主官，未入學者，則罵學院。』

『平心而論，己之所為詩文，實亦無甚為之處，不特無萬人之處，而且有不堪人之處。只為不肯反求諸己，便都見得人家不是；既罵考官，又罵同考而先得者，傲氣既長，終不進功，所以潦倒一生，而無寸進也。』

這是曾國藩先生親眼所見的事實，其意是要他的諸弟，無論如何是不能養成看不起別人的不良習慣，一切都要反求自己！

他見到考不進的人，多半是依恃自己有大材學，而結果一落千丈，這種人照例地是不肯檢討自己，而反責之他人的。

近年來因為考大學的人多，學校少而不够分配，到每年考試，均有為數不在少數的辛辛學子

此以後狐常在文室盤桓，每聽師聲音、搖尾趨前。狀若要求聽法音一樣，師慈顏以待，常與說法，當對它說法時白狐前脚伏在地面，作禮拜狀，兩目灼灼有光，以示恭聞，自古狐狸聽法，時有常聞，但此亦成一奇蹟。溯師自九十六歲至百零五歲，前後住十一年，南華所有各堂宇工程，全部竣工，昔日古刹，今日重光，大小殿宇寮房，煥然一新，各方禪和子，飽參飽學法師們，也已濟濟一堂，寺內晨鐘暮鼓，佛殿經聲，禪堂香板聲，齋堂胡板聲，凡叢林制各堂戶的板聲，現刻在南華已是樣樣可以聽

，名落孫山；不能考取學校，就有多少人就在埋怨看卷子的人不公平，這樣看來，自古迄今，道理都是一樣的啊！

曾國藩又有一次告訴他的諸弟，說他自己有一次沒有考得取，那是自己在試場作的文章不好，並不敢怨恨於別人。

正如他所謂：『余平生科名極為順利，唯小考七次始進；然每次不進，未嘗敢出一怨言。但深愧自己試場之詩文，太醜而已。』

『至今思之，如芒在背，當時之不敢怨言，諸弟可問父親與叔伯便知。』

『蓋場試之中，只有文醜而僥倖者，斷無文佳而埋沒者，此一定之理也。』

曾國藩先生說他小考七次才能中，那是因為自己的文章醜的原故。一方面繼續努力用功，絲毫也不敢怨恨別人！像現在的人，莫說考七次，就是打個對折考不中，也沒有不怨恨別人的道理了。

我們不是崇拜古人，只要大家看看古人的這種治學精神，就值得我們去學習的了。考不中什麼關係，只要自己是不氣餒，時時不斷地去努力奮發，相信總有一天是可以戰勝的。

我們認為無論是治學或在事業上，總得自己下功夫，切莫存有個僥倖取巧的心裡，因為那僥倖的機會太難得了，朋友們努力吧。

到，一時之盛，不亞金山高變。此謂人傑地靈，人是萬物之靈，實有所作為，現今南華有此鼎盛，究其功，還是有賴於昔日六祖大師神化滅化，三次移駕於闔山叮嚀促請，惠公在西之靈，當亦為其弟子喜也。

重興曲江乳源雲門大覺禪寺

師百零五歲，由李公漢魂邀請重興曲江乳源雲門大覺禪寺，師念雲門乃天下祖庭之一，是事是理，亦應復興。以是應諸李公之請，是年十二月，師由曹溪移錫雲門，決心重興大覺禪寺，復振雲門宗風。查雲門大覺禪寺，乃係文偃禪師道場，是六祖門下五宗派之一，天下禪門所依，清季雖有重修，然其規模極小，殿宇無多，逮及于今殘字頹垣，淪於榛莽，凋殘荒廢，古刹晦光！師發大願，決心重建。師自到寺，晝夜辛勤，更改方向，重奠地基，大興土木廣造梵宇，歷時九載，計建殿宇寮房，一百八十餘楹，開放生池，建海會塔，裝修佛像，大小八十餘尊，工程之大，不下南華，於今古刹重光，梵宇巍巍，此等偉造，捨師之願弗能為。

關於老人一生的事蹟，大家迭有見聞，現在我編寫這篇見聞事略，是我從前在國內福建鼓山，韶關南華寺所見所聞的事，這些見聞，現在一一已攝在近年香港岑學呂居士所編他老人的年譜裏，我現在寫的多依據年譜作為參考借鏡，使我寫起來不吃苦，又不費力，現在限於篇幅，只得縮寫一小部份，如要詳細，可參考他老人的年譜，使你讀了，不禁忘形於色，五體投地。現在吾國這位年已一百二十歲高齡的瑞人，現世的菩薩，已在四十八年十月十四日坐化於江西雲居山真如寺。這個噩耗傳來，真像一顆隕星從天而墜，日月晦光，大家心裏都有感到一點不快，好像一個嬰兒失去慈母一般，我們現今在這幽幽長夜，茫茫大海之間，以後還叫什麼人來救我們呢？所以，我們再度希望他老人家在常寂光淨土中，不勸本體，倒駕慈航，乘願再來人間，把我們這一班呱呱在哺的嬰兒救出火坑，重新撫養起來。



自立與自勵

· 慧超 ·

假如有人問我：世界上最難得住的是誰？那麼，我應該毫不遲疑地回答他：世界上最難得住的，就是自己靠自己。然而父母、師長、兄弟、姊妹、夫妻、子女、親戚、朋友呢？他們不都是你人生旅程中的伴奏嗎？他們不是隨時隨地都可以給予你的栽培指導，互助與鼓勵嗎？假如一個人沒有父母，誰能自己，誰能養育自己，誰能培育自己呢？沒有師長，又誰來指示自己，訓練自己，使自己理智發展與知識的充實呢？沒有夫婦的愛來組織社會的單位——家庭，諾大的社會又怎能成立？沒有兄弟姊妹，家庭是多麼的寂寞？沒有下一代的承傳——子女，家產與事業又怎樣交代？沒有親戚的援助，沒有朋友的鼓勵，人生又是多麼的孤苦與蒼涼？所以父母、師長、夫婦、兄弟、姊妹、親戚與朋友是人生征途中不可缺少的好伴。如果缺乏了那是命運不幸的損失，你在遼闊而遙遠的征途中，得感到蕭瑟與淒清，孤苦與彷徨。你必須在這些良伴的隊伍中，接受着他們慈愛的培植，理智的指示，熱情的鼓舞，嚴肅的規勸，然後才可以向前邁進，然後才可以抵達你最高的鵠的。那末，他們該是你的依靠者了，為甚麼你對世界上最難得住的就是自己呢？難道他們通通靠不住麼？假如世界上只有你自己，是多麼的荒涼，而你又當感覺到怎樣的寂寞啊！對的，人生根本就不能離群獨居，尤其更不能沒有父母、師長，乃至親朋的互相依靠，互相親愛，和互相幫

助的。不過，我們應該知道，父母雖然能生長我們的肉體，但不能生長我們浩然之氣；父母雖然能照顧我們身體的健康，但不能孕育我們思想的正常和心靈的健全；父母雖然可以使我們由孩提而長壯，但不能使我們意志弘大；父母可以供給我們求學的經費，但不能保證我們的成功。所以，浩然之氣還是要靠自己立去修養。純潔的思想，健全的心理還是要靠自己立去栽培；偉大的意志與學問的成功，還是要靠自己立去奮鬥與努力。師長呢？師長雖然可以給予我們豐富知識的灌溉，給予我們豐富經驗的指示，但還是要靠自己肯盡心接受才可以充實自己的智識；要自己依着師長的指導勇敢前進才不致步入歧途。愛情呢？那簡直是騷人的東西！正如徐訏所說：「請你不要相信情話，一切的情話的意義都是虛偽；一切情話的允許都是欺騙，一切情話的盟誓都是虛偽；然而一切情話的聲音正是生命的節奏。」在葡萄架下的情話決不是在槐樹影下的情話；在室內爐邊的情話，決不是在野地河邊的情話；在教堂裡的盟約，離開教堂就不存在；在床第上的誓言，跳下床第已沒有意義；然而沒有這些聲音就沒有愛情！……從此人類就出賣了愛情，而愛情就欺騙了人類。不錯，庸俗的愛情，只是人類精神與肉體的欺騙；一切甜言蜜語的情話，不過是欺騙的先聲；一切山誓海盟的訂約，終難保證愛情的永久，所以愛情是絕對靠不住的東西。假如在得意時只懂得依

賴愛情而生存，固然不應該，若果在失意時以生命來完成愛情，那更是自己糟蹋自己而不容寬恕的罪過。因正當一個人失意的時候，應該收拾起破碎的心靈，用更有意義的事業事業來安慰你的創傷。若果還沒有受到愛情的欺騙的人，更應該保持自己至潔的身心來為人生最高的理想，偉大的目標邁進，而忘懷人間的虛偽、欺騙、不整的愛情！朋友呢？朋友確是人生不可缺少的。人生需要朋友等，如生活中所須要的水份一樣，生活上缺乏了水份的滋潤，身體上便發生饑渴；人生沒有朋友的鼓勵，精神上便會感到枯燥，所以我們需要朋友的幫助鼓舞和安慰。我們在友情的滋潤和鼓舞下，必定獲得莫大的補助。可是事業的成功，真正的力量還是自己，何況處在這一切功利主義抬頭的社會裡，人們往往以物質的利害來蹂躪了寶貴的友誼，以致造成：「滿面春風皆朋友，欲覓知音無一人」的人間憾事呢！所以人生雖然不能沒有父母、師長、兄弟、夫婦、親戚與朋友，但其中最難得住的就是自己，這就世間法來說。若果就佛法而論，同樣是要靠自己立自己，如楞嚴經說：「自從佛發心出家，侍佛或神，常自思惟，無勞我修。將謂如來惠我三昧，不知心身本不相代。失我本心，雖身出家，心不入道。」然則，佛陀也靠不住嗎？不，不是這樣講，譬如醫生知道你的病症，同時指示你治病的藥物，但還是要你自己去服用的，如果不去服藥而反怪醫生靠不住，這是多麼的橫蠻無理啊！佛陀是醫治眾生生死大病的醫生，他能診斷每個眾生的病態，他更能指示我們除病的方法，我們必須接受佛陀的指示，實行以法藥去治療自己的疾病，然後才得到身心的健康。如果「雖有多聞，若不修行」這不是「與不聞相等」。「如人說食，終不能飽」嗎？所以一個人若想真正的自立自己的人格，培養自己的美德，充實自己的學識，發展自己的前途，和創造不朽的事業的話，固然要摒除仰靠他人的習慣，而養成自力更生的意志和自立的精神；若果要了生脫死，成佛作祖，更要靠自

己體證力行地去修習，去理會，去親證！所以宋孝宗說：「求人不如求己」。又說：「把手牽着君行不得爲人自肯乃方親」。真的，「丈夫須自立，不受世人憐」。但我們在這艱難的時代裡，若欲使自己在驚濤駭浪中，堅強地站起來，做一個真正能够自立的人，我以為必須要具備下面的幾個優點：

一、光輝的理想：有人說：「現實是缺憾的，理想是美麗的」。對，正因為現實是缺憾的，所以我們要有美麗的理想；也正因為人生的缺憾，所以我們要創造理想的人生。爲甚麼呢？因爲沒有理想的人生，等如沒有駕駛的船隻，它毫無目的地漂流在茫茫的海洋裡，不知道往東還是往西，向南還是向北，唯有隨風逐浪地漂泊。它可能觸到礁石、碰到冰山、被吞沒在海嘯中，或破裂在風暴裡！它永遠不可能到達目的地，因爲它已失去了把住舵盤的舵手。沒有理想的人生，也就是這樣。他的前途是絕望的，悲觀的，消沉的，他永遠沒有偉大的建立。他不是仰止他人，依世起倒，便是隨波逐浪，與俗浮沉。因此，我們在這難而醜惡的現實環境中，建立一個崇高的人生理想做爲自己生活奮鬥的目標；雖然現實是理想的絆腳石，但我們不必因此而悲觀而消極，也不能因此而放棄理想。正因為現實是理想的絆腳石，所以我們的理想更要堅定。我們的理想如給現實粉碎了，讓我們再重新建立一個。這樣勇敢剛毅地爲理想而奮鬥努力，然後理想才有實現的可能。

但，甚麼理想才是崇高的，光輝的呢？光輝的理想，就是要徹底放棄個人的私慾。把自己切實做到無我的境地，把自己的命運和所有人的命運連結在一起，把大家的共同希望看做自己的希望。然後去爲大眾設想，爲社會謀幸福。所謂：「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爲甚麼呢？因爲一個無我的人，感覺到自己的幸福是和大眾的幸福一致的，只有

衆人都得到快樂時，個人才得到快樂。所以他必定爲美麗的遠景所激動，而在自己崗位上，去奮勇前進。甚至爲了達到謀取大眾的幸福的目的而不吝惜自己的聰明、智慧、能力、和寶貴的生命！否則，只是爲了個人的利益著想，只知有己，不知有人，甚至不惜妨礙他人的理想，以他人的血淚來養肥自己，這不但不是光輝的理想，根本不堪稱爲理想。那只是野心，和罪惡的行爲。

然而，甚麼才是大眾都獲得共同的幸福與快樂的理想呢？這自然是平等與自由，因爲人類之間沒有平等與自由，就有痛苦與悲哀；相反人類如果得到平等與自由，那就是幸福與快樂。所以自由與平等，成爲人類共同追求的理想。換句話說，我們的理想世界就是平等與自由的大同世界。在這世界裡的人，要有，共有，共治，共享，大家都本着人人爲我，我爲人人，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精神，共存，共榮，共進步，各得其所的態度。社會的制度是充份的平等，社會的呈現，是充份的自由，人與人之間充份的博愛與和諧。因此，在我們的理想社會未實現以前，並不是準備用自己的生命犧牲，實現理想的工作。以勞動、生產、創造爲起點；以互助、合作、服務爲方法；以群衆、組織、民主爲路線；以平等，自由，博愛爲目的。這就是光輝的理想，也是任何一個人應有的崇高理想！

不過，在我們建立了美麗而動人的光輝理想之後，必須要實踐學習，和訓練。把自己訓練成美麗而理想的品格，然後才能夠把理想鞏固起來。也唯有首先把自己訓練成美麗的理想品格，才有實現光輝理想的力量，所以有了光輝理想之後，進而要具有仁愛的美德！

二、仁義的美德：科爾哲說：「生命中祇有一項獵物是所有的人可以跟從，而且是所有的人都可以獲得的，它不會令人失望，因爲堅毅奮進的人所遇的

每一個困難都化爲一些進展；每一征服都化爲一項勝利；這獵物就是美德。忠誠地希望獲得美德的人，便等於獲它；熱烈地依循它的道路，便等於接受它」。由此我們知道，若實現我們光輝的理想，就不能缺乏美德的修養。然而，甚麼是仁義的美德呢？孟子說：「仁，人之安全也；義，人之正路也」。就是說，一個仁人愛物的人，是足以安慰天下人的心靈；一個大義炳然的人，必能指導天下人的正軌。所以欲成爲己立立人，己達達人的人，絕對不能缺乏仁義的美德。而仁義的建立，必須由個人的行動來表現。一個具有仁慈博愛心腸的人，他決定能寬恕一切人，在芸芸有情中找不到一個是罪人，反而常常覺得自己的不對。爲甚麼？因爲他「待人必於有過中求無過」。一持己常從無過中求有過。」所以他「律己常帶和氣，處世恆帶春風。同時更能以虛養心，以德養身，以仁養天下萬物，以道養天下萬世。」甚至掃蕩一切情欲之紛擾，得失之困惱，以及見聞思慮之煩雜，以凝衆一心而當于仁，再本此一身之仁去體認與天地萬物爲一體。所謂：「仁者澤照與物同體」，故王陽明先生說：「大人之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與天地萬物而爲一也，豈惟大人，雖小人之亦莫不然，被顧自小之耳。是故見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惻隱之心焉，是其仁之與孺子而爲一體也，孺子獨猶同類者也；見鳥獸之哀鳴醵，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與鳥獸而爲一體也；鳥獸猶有知覺者也；見草木之摧折而有憫恤之心焉，是其仁與草木而爲一體也，草木猶有生意者也；見瓦石之毀壞而必有顧惜之心焉，是其仁之與瓦石而爲一體也。是其一體之仁也。雖小人之亦必有之，是乃根於天命之性，而自然靈昭不昧者也，是故謂之明德。小人之既已分陷墮陋矣，而其一體之仁猶能不昧若此者，是其未動於欲，而未蔽於私之時也。及

其動於欲，蔽於私，而利害相攻，忿怒相激，則將我物圯壞，無所不為，其甚至有骨肉相殘者，而一體之仁亡矣。」所以一個具有仁義的美德的人，決不忍陷自己于不仁，對一切凡足戕賊吾人身心者，自必知道有所戒懼，對一切無益于吾人身心者，不至過分營求，如黃梨洲所說：「不以一己之利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自己之害為害，而使天下受其害。」使自己成天地之大功，為天地之仁主。同時更具有豐富的正義感，視死如歸地把自己的生命貢獻給國家、社會、和人群。所謂：「義之所在，雖死不辭。」以仁義存心，以忍讓物」地去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在必要時，可以「殺己之生為天下以成仁，可以捨己之生為天下以全其義」。他不但達到人生的最高境界，而亦是人間的理想完人！布律耶爾說：「為人行善的人是好人；如果他為行善而受苦，則是更好的人；若果他為行善的對象而受苦，他的好處便達到除了他加深受苦便不能再增加的程度；如果他為行善而殉身，他的美德便達到最高峰，這是完美的英雄主義」。所以我們欲達到美德的最高峰，做個完美的英雄，那就應該集仁義于一身來完成人生的責任，維護人性的尊嚴，樹立高尚的風格，以充實自己實現光輝理想的力量！

三、淵博的知能：科爾答說：有美德而缺乏才能是穿上鎧甲而沒有佩劍；穿著的人實在可以自衛，但不足以保護朋友。我們可以說，單有仁義的美德，而缺乏淵博的知能的人，雖然可以自立，但不足立人。所以我們有了仁義的美德，還要進而具有淵博的學問。尤其在這個知識競爭的時代，我們更不能沒有知識與學問。所以我們一方面固然要多閱多讀，以把過去和現在所有的人類的思想和經驗來重新研究一下，以及收其中的精華來充實自己的知能，另一方面還要自己運用深沉的智力來在複雜的社會裡切實用心去體驗，因為在親自經驗中得來的學問

與知識，才是真正有用的學問知識，也才是最可寶貴的學問知識。所謂讀無字的書比讀有字的書來得更親切，更重要，收穫更加偉大。不過，我們千萬不可得少為足。許衡說：「讀書最怕是自滿」。我們應以學然後知不足的精神去不斷地閱讀，不斷的學習，不斷地經驗，然後自己的學問才得到淵博，自己的經驗才豐富，而自己的知能才可以漸漸擴大，乃至凝成一支不可搖動的自立的力量，建樹自立的基礎！

四、健康的體魄：我們知道，偉大而健全的事業，是建築在健康的體魄，和充沛的精神上面，所以我們要實現光輝的理想，有了美德和知能之後，還要有充沛的精神與強健的體格，但怎樣才可以獲得精神的充沛，和體格的健全呢？這必須在生活、工作、飲食、休息和衛生各方面注意了。假如我們能使自己的生活有規律工作有限度，飲食有節制，環境適合于衛生，同時再加上樂觀的態度，那麼我們的身體自然會強健起來，精神也就充沛了。如果，我們有了強健的體魄，充沛的精神去開闢，去創造，何功不成？何業不克呢？否則，精神疲憊，身體消瘦，好像半死半活，怎能從事于偉大的工作，實現光輝的理想呢？所以健康的體魄，也是自立的基本條件，若果我們想獲得輝煌卓越的勝利，就必須要不斷地鍛鍊自己的體格，使自己成為體強身健，飽貯精力的健兒！這樣，有了健康的體魄，才有健康的體格；有了健康的體格，才有健康的體魄；有了健康的體魄，才能發展我們健康的事業，而獲得健康的效果！

我們有了光輝的理想，便不會感到前途的渺茫和徬徨，而會積極的樂觀地為最高目標而奮鬥。有了仁義的美德，便可化敵為友；獲得了廣大群眾的敬愛，自然可以應付一切人事的轉變與磨難，有了淵博的知能便可以運用自如，明辨是非，克服環境上一切的困難；有了強健的體魄，就不怕會發生「壯志未酬身先死」的悲劇，反而增加工作的興趣，提高

工作的效率。所以我說，一個人如果不忍奴顏婢膝地過着走狗們搖尾乞憐的生活，或仰息他人，依靠他人的話，那就應該集以上四優點于一身。這樣不但自己可以自立，而且可以立人；不特可以自達，更可以達人。故而「為天地立心，為生命立命」啊！

但，我們應該知道，世界上最難得住的固然是自己靠自己，可是世界上最頑強的敵人也是自己。這就是說，自己固然可以成天地的大功，而為天地的仁主；自己可以毀天地的大功，而為天地的大賊。所以我們對於自己應該格外慎重，格外嚴勵了。尤其是「從善如登，從惡如崩」。作善好比登山一樣，步步上昇地往前爬，是相當吃力的。做惡呢？如高山滾石，有如水就下，多麼容易啊！所以有了作善的機會人未必就去做，有了作壞的機會呢？人們便很容易地幹起來。好比順水推舟，順風揚帆一樣輕便疾捷，更何況「好事多磨」，自古已然。所以當我們立下心要向着光輝的理想邁進時，非有自策自勵的精神不為功，因為你是不能在風和日暖，平靜如鏡的水面順流而行的。你可能遇着暴風狂雨，可能受到驚濤駭浪。特別是仁義的美德，淵博的學問，並不很容易獲得的。若欲獲得這些，必須首先付出很可觀的代價。盧梭說：「美德是一個戰爭狀態，我們生活在其中便要常常與我們自己開爭。」培根也說：「確實的，美德像真貴的香料」，被焚燒或磨碎便最芬芳。因為順境中最容易顯出惡習，而逆境最易發現美德，所以在未豎立美德實現理想以前，首先要戰勝自己的惡習，其次是環境。我們與自己的惡習與環境作劇烈的戰爭時，我們應該有越挫越銳的勇氣，百折不回的精神來策勵自己，始終堅持自己的正確主張，用自己超越卓越的刻苦精神，堅忍不拔的耐忍毅力，和無所畏懼的雄心去擔當一切，犧牲一切，和歌德一樣：「我有敢於入世的膽量，人世間一切苦樂，我都要一概擔當」。更要和佛陀一樣：「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去創造奮鬥，忍受和犧牲。

根本佛教的學說

宇井伯壽作

曾景來譯

佛陀一生的修持好像是着重在靜觀與冥想，據說他在出家以前時常修定，所以出家以後如果沒有採取苦行修定的兩種主義，才有了他的獨特的開拓的地方。結果他採用了修定當作實踐的最好方法。

根本的立場：目的為正面於生老死的逼迫時能夠得到無苦安隱的涅槃，尚不以形而上學當作根據，或者出發點。即於觀察這個生存之相為出發點。所謂「諸行無常諸法無我一切皆空」的三點就是觀察生存之相的表現。諸行無常是遷流的意義，完全沒有常住，以為生存的一切都是刹那生滅變遷的。諸行是指一切有為所造的東西，這裡好像變遷了無為的或不變的東西，其實不然，只可看作生存之相的一切；說了無常也好像變遷了常住不變的東西，其實又不然，只可看作因為諸行無常所以有了生老死的逼迫，若把無常對比於教外的思想時，就知道有了更深的意義。教外的一般認為有了常住不變的我。可是佛教否定了，一般的我是形而上學的，以為我顯現於生存之相，佛教解決這個我是常一主宰的，可是佛陀不採取形而上學，所以這個不成問題，當然否定了生存上的常住唯一的支配統制主的實體我，而且一般以為這個實體不限於人類，却是一切的主體，可是佛教不承認一切的主體所以叫做諸法無我，實體我的一般的承認，一面是基本於傳統，另一面是根據於自觀。無論那一方面都是常識的，二元的實在觀。即於實在觀上要求了恒久不變性，佛陀既不取形而上學而承認了諸行無常，所以當然說了無我，即在理論上不承認實體我的根據，實踐上又除掉了承認實體我的固執或者利己的欲望。即如生

起實我思想的心理的根據，就是因為我們的精神作用之中有了一種永久的要素的存在，就以為不變化的連續，而看作實體更把這個思想適用於一般，這裡難免有了恒久不變性的要求。佛教就把這個要求叫做愛，不是可愛的愛，却是渴而求水的，要而不得已的根本的欲求期望。這個由諸行無常而觀察時，於其性質上到底不能滿足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所以沒有，一件事物從愛之所欲的，這叫做苦，綜合起來叫做一切皆苦，所以觀察人生為苦。然則實我沒有了，愛也沒有了，那人生就不會變為苦了，叫做無苦。若把一切皆苦當作無我時，諸行無常，就是沒有常住的意義，兩則也可以包括在諸法無我。可是實際上這三項有互相密切的關聯，提起其中的一項時，其他的二項就包含在其中，各各表示了同一的旨意，然則我們沒有何等恒久不變化的要素的存在，不過是刹那變遷的不斷的連續。既是連續應該有了統一，這個統一叫做能統一，所統一一是從屬的，能統一與所統一不是對立的，也不是並列的。只在能統一裡包含的所統一互相之間，有了許多對立並列的統一存在。常識的二元論所說的物心，就是這個所統一中的對立並列。又把他看作實體了。根本佛教的根本立場，就站在這個能統一，叫做中，又名中道，後來稱為一心，這也不是固然的實體，因為否定了實體觀。即由這個立場觀見一切，即就五蘊說而解釋時，色受想行識的五蘊中，色是色彩與形狀，變壞質碍之義，愛是感覺感情等的感受，對於觸的領納，想是知覺，表象的一部分，取像為體，取其領納了表的象之形，行是五蘊成立或

者成立了的名稱，這種是由取像的作用而成立了心像的意義，識就是了別，即由這個了別而考察時，最初的色尚不是獨立的存在。即由受想行而受到識的了別，這裡才有色。所以色不能單說是色，只能說是受想行識的色，這就是無常，沒有常一主宰的實體的世界，既是無我，所以不是有了特別的主觀的我。所以受想行識的色就是全體，就是一切，這樣的世界，就是諸法無我的世界。可是凡夫當作實在，起了受想，定為實體，叫做五取蘊，蘊是積聚之義，而且需要有了統一的積聚，所以五取蘊不是各別的集合，應該當作五蘊而受到統一。無我而且有了統一，即從識的詳細的考察來說時，六識的第六識，就站在前五識的同列外而統一了六識，這就是能統一。一切顯現於這裡，叫做一心。能統一與所統一全體是相即相關的，不是各別的。而且能統一因其基點或者中心的關係，不是永久一定不變的。

緣起說：諸行無常一切皆苦，諸法無我的所示儘是緣起說的所示，尤其諸法無我的旨意，就是緣起說的旨意，又是根本佛教的根本思想。緣起說普通由十二因緣或者十二緣起的學說而表示了。這是因為它的型由十二支而成立，雖有種種的型，此中稱為十二支的無明、行、識、名色、六入、觸、受、愛、取、有、生、老、死等是最標準的。這是因為佛陀求了老死的出離時，因有何時有老死？因何緣才有老死？這樣的觀想思念了以後，求於生，又對於生作這樣的觀想思念，而求於有，這樣的愈求愈進，得十二支，又移轉於說明解釋的方面，作逆行的組織，照依前記而連結起來。老死既不是概念的構想了老和死，却是指摘無常變遷，又是指摘了苦，就是老死的逼迫，而且因何而有這個有？因何緣而有這個有？或說緣這些是指摘條件，把這條條件當作生時，有生就有老死，以生為緣才有老死，就是這樣的觀想思念了。有又是生的條件，有是生存的意義，不是指摘一般的生存，却指我的生存，若是他人時就

是指那個他人的「我的生存」，所以這樣的有的條件就是取，取是執着，又是煩惱，指諸固執。這個固執變為「我的生存」，這樣的取是一種具體的固執，預想了一般的根本欲望（愛）當作基礎，所以因愛的條件有了取，愛是能動的性質，不一定時常對於受動的東西，引起反動。可是傾向於「反動的興起」。它的條件就是受，受的領納印象預想了觸，觸就是接觸感覺等。觸關聯於眼耳鼻舌身意的六入，即從六入而興起的，所以預想了六入，六入有了內外界的對立，這個對立叫做名色。名色的意義有了變遷，一般以為名是受想思觸作意，色是四大種並四大種所造之色，此中思是意志欲望之根本，作意是決定了的意志欲望。所以名中特別取出觸受，既說於前，包括於此，四大種是地水火風，所造之色，直接指攝身體，只由身體的構成要素而觀時，才有獨立的區別的四入。其實四大種不能看作獨立的存在，只為解釋身體而說的，身體有六入，就是前舉的觸的條件，包括在這種，這裡的名色包括了一切，這個對立又不是客觀的觀察，完全是顯現於心裡的對立，統一在識。所以第二的條件就是識，識不是指第六識，却是統一六識的識，這個識統一的名色就是一切，此外沒有世界的存在。這與前說的有兩樣，可是有是「我的生存」，這個「我」的思想強烈的發揮着，名色不一定就是「我」的思想的發揮。以上的各各的獨立的成立就是行，而且這樣的成立，就是凡夫，以愛為本質的一般人。所以無明就是行的條件，不知道佛陀的根本思想，或者不能把佛陀的根本思想當作自己的根本思想是苦的，把這作為說明時，即說有了「無明」就有「行」，無明緣行，無明作緣而有行，乃至有生時有老死，以生為緣而有老死，這是自然的順序。無明乃至老死的觀想思想叫做十二因緣的順序。基本於老死的出發，或把老死與生當作條件與條件來觀想思想時，也是全體，又是一切。只因單

說老死與生時，不能做老死的出發，所以應有出發點，要求全體而作全體的進行，因是那又變成全體中的一部分，老死與生對於其次的變為斷層的或者對立的，各支都是這樣。到了有好像是全體，因為「我」的觀念強烈，再而進行，乃至識，根據於行，行以無明為條件，統一了變為全體的觀念省察，當作十二支各各的關聯的觀察，這個組織的表現遂而成立了把無明為最初的前記型，進而做到全體的觀念省察，能夠洞見十二支各個的關聯時，就是站在佛陀的立場了，這時無明當然會滅。因為有生而有老死，緣生而有老死的觀想思想而進達無明的，尚是苦的觀想思想，這還是不夠，無苦的體驗才是究竟。必須進入無何時無老死，何滅時老死滅了的觀想思想的實踐，無生時無老死，「生」滅時「老死」滅，把這個做出發點，進到最後的無「無明」時無「行」，無明滅時行滅，這裡充實了統一的全體的觀念省察，進而如實知見了十二支互相的關聯。這裡完全消滅了無明，那佛陀的根本思想也變為觀念者本身的根本思想了。所以無「無明」時無行，無明滅行滅，乃至無「生」時無老死，「生」滅老死滅，照依這個說明之型而觀想思想的，叫做十二因緣的逆觀，逆觀由生的滅乃至老死的滅為出發點，基本於無明的滅至行的滅，而證得無明乃至老死的滅，這個完成在乎老死的出離，涅槃的證得，佛智的顯顯，就是凡夫性轉回佛陀了，所以十二因緣的根本意旨就是佛智所見，却是佛陀的根本的思想學說，而且根本意旨的言詮為「有此時有彼，由此生而彼生，無此時無彼，由此滅而彼滅」這是對於抽象於各支所說的關聯一般的和誼。十二支以外沒有世界沒有我們，一切都包含在此中，這根本意旨，就是顯現了一切如實相。一切都在這樣的關聯叫做緣起，闡明這個意旨的叫做緣起說。一切都在相依相資的關聯，完全成為無限的相關關係，沒有何等的獨立固定，沒有實在的本體，一切都受到識的統一，

所以顯現於心的全體都是緣起。這緣起叫做相依性，緣起說，又名相依說，所以佛教全體的意旨就是「心淨一切淨，心染一切染」。即把十二支之一的生作例時，生是老死的條件，同時又是有的被條件，這樣的指示了相依相資的狀態，沒有何等的過程，所以十二因緣的本旨不應把時間，因果來解釋的。

四諦八聖道：一般以為十二因緣是佛陀悟道的經過的表示，可是我們應作觀念省察的方法而觀，即把這個同樣的意旨說給人家實行的教說，組織起來的就是四諦說。解釋苦集滅道四諦之型，經典中有了多少的相異，這裡就把最古的解釋例舉如下：

「這實在是苦的聖諦，生也是苦的，老也是苦的，死也是苦的，憂悲苦惱悶也是苦的，所有希求而不得的也是苦的，作一句說，五取蘊是苦的。」

這實在是集的聖諦，所有再生的，伴着喜貪，向各處追求滿足這個愛就是了。這實在是苦之滅的聖諦，所有這個同樣的愛的完全無雜的滅捨離、出離、解脫、無著就是了。

這實在是導苦向滅之道的聖諦，這是聖八理道，正見、正思、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就是了。

此中苦諦的現實生存之相，一切皆苦。滅諦的目的，是無苦安穩的涅槃。集諦對於前者舉起生苦的理由根據，道諦是實現後者的手段方法的實踐。所以苦集二諦是歸結與理由。因為目的是主，為達目的而實修道諦。因是斷滅了集諦，必然的滅了苦諦，而證得滅諦。然則道滅二諦包括了一切。苦集二諦是十二因緣的順觀，滅道二諦是逆觀，尤其重視了道諦。

為苦諦的說明舉起「生老死憂悲苦惱悶所求不得」又把五取蘊概括了。五取蘊為其表示無我的世

界而加上了取與漏，與前說的「有」是一樣的，這苦的原因，完全以愛為本。集諦僅有舉示了愛，愛是對于喜的貪，或者伴著喜與貪，到處追求滿足而不已。所以愛為本質的凡夫的生存，時常受到愛的支配，而他律不自由不自主。所求不得苦的解釋中說的：「生法的衆生，如果希望不是生法，必然發起生不要來的欲求，可是欲求，不能達到目的，關於老死憂悲苦惱悶，也把同文解釋了。這個欲求就是愛的本質。那末凡夫的生存怎樣受了愛的支配而他律的？那又是怎樣的苦？這裡可能明白了。而且這樣的愛變為取，把一切看作實體，偏於對立的一方，遂而不能進入能統一，可是如果完成了逆觀的實修，就會滅了凡夫性而成佛陀。滅是出離也是解脫，叫做轉回較為正確。這裡愛在實際上不能變為滅無？這個不成問題。可以說凡夫前來受了愛的支配而他律不自由不自主，可是現在滅了解脫了，反而制了愛支配了愛，因是自律自由自主了。這就是滅諦的證得。解脫、涅槃、滅諦、等言語都是消極的，這是在出發點說了老死苦憂等。內容是愛的克服制御如實知見出現于心的，把在所統一的一部，與人相對的轉向能統一，而歸返自律自由自主。若把這點對照一般的修定主義苦行主義所期待的解脫涅槃時，就知道其完全不同。兩主義的涅槃，生前對於一切作無關心的傍觀，或作消極的中立，不能脫離對立，佛陀的涅槃，不以死為目的，不作死的準備，寧可說與死無關。可是這樣的涅槃不是單作理論而了解承認却是身軀實證的問題，准使由逆觀而得到完成，必須在實際生活上實修。八聖道的道諦，就是這個指示，正見的見解知見學說的意義，說明佛陀的根本思想。不但承認如是，更作爲自己本身的根本思想，根本立場。實踐修行的當初，當然不得照樣成功，最少可能絕對的信仰，當作目的因而活動。正思是正思惟，把佛陀的思想當作自己的思想而思惟，應把所有的思惟準則反覆熟慮而自觀省察。所以正見爲目的因而活動，漸次

變爲自己的思惟，這樣的表示了道程。正語正業在其同樣的過程中，口的言語也從於正見，身的起居動作也不兩樣，所以正思正語正業，採取了當時一般所說的意口身三業的分類而配列了。正命的命是生活，或者生活法的意義，在生活上統合了三業。生活的一切應該一貫於正見，吻合於正見。正精進的進，是努力策勵的意義，思、語、業、命中都有存在著，究竟密接于正命，要爲正念的念是專念集注而常常不忘，指示正精進的內的方面，就是正見的常現前。正定是定普通音譯爲三昧，指示心一境相。因是正見就完全變爲自己的東西。正定就是修定，不過是手段方法，不是目的。古註釋中，常把正見乃至正念當作正定的助緣資具，現示了正定爲目的傾向，同時一面又有把正智正解脫放在正定下面的，這個表示了不以正定爲目的。這樣的八正道實踐，可能把佛陀的思想變爲自己的思想。而證得滅諦。這與逆觀的完成是一樣的，而且是由實踐而完成的，以上就是八聖道的原始的意義，這樣的八聖道在其學說中，沒有包含何等的世外的或者神秘的要素。完全即於日常生活而指導了，這就是指示了人類應該做的事，所以根本佛教的目的，又是教導了爲人之道的。

八聖道確實示範了根本佛教的實踐，此中充分的包含了信的要素，可是中心還是知的要素而一貫了，一面說了由信出發，而漸次進行的實踐法，最初由對佛的信而出家，守了關於身口意的戒，修了正定，完成正見的慧，達到解脫，自己得到解脫的自覺，這樣的指示了道程，普通叫做沙門果，這是關於最後點的命名，若作全體的命名時，可以叫做修行道的大綱，後來項目化了，變爲戒定慧的三

學，或者，戒定慧解脫的四法，或者，戒定慧解脫如見的五分，或者分類多少不同的有「信、精進、念、定、慧」的五根，或者五力，即把八聖道結合于三學而配當了，這等的中核確實很古了，確實是根據於根本佛教的學說。此外尚有幾種，所以根本佛教有了許多可以叫做道的，這又表示了它的特色。

僧伽：集合在佛陀的人格感化之下，而遵奉其說的弟子信徒，總稱為僧伽。單譯的僧或譯爲衆都是團體的意義。這是有統制的組織的社會，斷不是烏合的群集。此中有了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四衆的區別，比丘全體也叫做僧伽，或把其一定數以上叫做僧伽，照依當時的風習而出家的男女是前二衆，在家男女爲後二衆，時常把前二尤其初一當作僧伽的中心代表。但是出家在家斷不是絕對的，僅是習慣上的區別，做僧伽的人，只要對佛有信，所以僧伽就是佛陀的正法發揮了社會，統制在戒律，戒是指摘離開當時宗教家做了的罪行，律是表示不犯比丘們犯過的罪行，起原不一定是同一的，但是內容共通，不久結合爲戒律。戒與律都是消極的，由實踐上說，遵守戒律是正義善行，這是積極的。由是促進了正法的發揚，正法發揚，即由梵行實修與教化巡行而成立。所以僧伽有了擴大包容性，即由佛陀思想的性質上來說，凡是想做真人的，這裡既有遵奉佛陀正法分數，可以說這個人即是僧伽的一員。因爲這個僧伽的擴大包容性，不受時、處、人的限制，所以現在及將來的全人類，都能够做到真人生活的理想的世界，即把一切衆生悉皆成佛。當作實教目的的，即由根本佛教來說，人類的歷史的經過，確實是一切衆生的正見完成的道程。這裡佛陀的人格，活潑潑的存在著。

我的雜感

·何博元·



以各種方法，使別人明白，我們的主張，方法和目的，搞政治的人說是宣傳，外教說是佈道。佛教則叫做弘法。不管弘法也好，佈道也好，其目的都是在說服別人，使他們同情我們，相信我們，以至於參加我們的行列，向着我們的目的前進。

我畢業於教會中學，教會的活動，我參加過聖經、團契和禮拜，唱詩和夏令營；會做過黨部總幹事（後改稱秘書），兼宣傳幹事，還兼民報社編輯。如今想來，這許多活動，有成功的，也有失敗的。自參加學佛以來，覺得佛教目前最迫切，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弘法。因此情不自禁，走筆為文，敬請諸方大德指教。

佛教有最完備和最崇高的教理和方法，為甚麼在漢朝會發出燦爛的光輝，而今日却有滅落的趨勢？難道是曲高和寡，黃鐘毀棄嗎？在內地寺院林立時，我福薄不會親近三寶，雖曾兩遊普陀，駐防鎮江半年，但去遊玩時，並不知敬禮三寶，而寺內的法師們，也沒人嚮導，開示諸佛菩薩的故事書外。就到臺灣這幾年來說，我們也的確未曾盡到利生弘法的大責任，現在雖正朝這一方面邁進，但在旁觀者求人挑擔不吃力的我來說風涼話，或者春秋責備賢者時，前進的速度，還嫌跟不上時代。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談到器，就離不開

相！就是財力，物力和人力，這些是弘法利生不可少的主要工具。臺灣的寺產，和內地一比，可能是小巫見大巫，但仍不是沒有，只要肯認真去做，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總不會沒有成績的。

美國新港的威牧師，請我到他家去吃茶點，他給我看他的書籍，只新舊約就有希伯來文、西班牙文、法文、意文、德文、希臘文、日文、韓文、中文、古英文、新英文本。此外其他小冊子，畫張，真是車載斗量，還有幻燈和電影及錄音。以他這些設備，到落後地區，不要說是非洲和印度，即使是臺灣，大家因為有免費幻燈和電影可看，有畫張可貼，無形中不信教也慢慢會信了。

我想到以前，我捨棄父親在裡面教課，當時又是數一的明德中學，而進教會辦的雅禮中學，在經濟上要增加一倍的負擔，為的是設備好，有紗窗和自來水，不受蚊子和臭蟲的騷擾。有很多的儀器，兩個人合用一具顯微鏡，一個人獨用一具放大鏡。管理嚴格，要寄宿。不許出大門，每課都要考試和查詢心得。為甚麼社會上就不會辦同樣的學校呢？當時沒有一個學校不受蚊蟲和臭蟲的侵略，有的還加上虱子和跳蚤，甚至連連隨時點名查詢功課這些不用鈔票的事，也不肯做。

社會風氣和環境，有最大的關係，大人們以為大家都在喂臭蟲蚊子，不讓青年學生也被咬，便不知人生甘苦。因此，即使有錢也不肯做紗窗，有些

家長疼學生，怕學校給學生受苦，給學校去點名，查詢功課，那簡直是看他們的子弟不起，有傷家長的面子，簡直豈有此理。他們不但消極地不進這學校，又反對學校的措施，逼得學校只好放任。但是遇別教會學校，背後有黃髮碧眼的洋人支持時，便屁也不放，乖乖地反過來奉承說，管理嚴格。十年前內地風氣如此，不知今日臺灣如何？

湖南有個公醫院，有的嫌收費太高，生意眼；有的批評設備太差，有的以為太平民化，容不下他們高貴的身份。但對於教會辦的湘雅醫院，不但批評他收費的貴，反而說他服務認真，其實又是「月亮也是外國的圓」的思想作祟。

夫妻吵嘴後，一方憤而出走，我們去勸架時，總要一點技巧。我相信假如一跑去便責備硬要他或她去向對方俯就時，必勸不成功。假如先同情他或她，使他知道我站在他這一邊，特為他主持公理，不使他受委屈等他清醒一點，鎮靜下來，不再情感意氣用事時，再加以分析，轉移他的怒憤和悲傷，然後邀他出來散心，到我家或咖啡館坐坐，在路上，請他容忍，寬恕……他一定有感動的表現。而另一個朋友也在說服對方，不期而然在我家中遇見，大家碍於面子，再加以婉轉的拉攏時，準會和好如初。

佛教和孔家店，自從被胡適之先生喊打倒以來，已有三四十年的變遷，佛教和孔家店雖仍沒倒，大陸却已整個淪陷，把一個初受孕的人，以為停經而給她通經，你想怎樣呢？

擺在眼前的事實，是社會方面對佛教不了解而佛教法子也未能完全盡到利生弘法的大責任。此

時此地，我們不能對任何一方有過於苛刻的要求，無須對任何一方加以責備，正如勸架一樣。

如何勸架，也就是如何弘法，有惠而不費的事，有費而不惠的事，也有一分貨一分價的事。

我們對法和緣，應有的認識。我們反省三法印的諸行無常，弘法是諸行之一，所以弘法的方法，也是無常；法也是行之一，法也無常，諸法無我，以環境而有所方便。緣也是行，也是法，也有無常無我的意義，這並不與佛法衝突。

佛紀廿世紀的法緣，和弘法的方法，不見得適合於廿六世紀；印度的法，不見得適用於歐洲。但這所不適用，就不是絕對的法。比方赤足，露右臂，這在熱帶不成問題，到寒帶便行不通。所以這不是絕對的法，它受了空間的限制。

我不同意某位大德的一佛緣論，他說佛教只和窮人，病人，老人和有災的人特別有緣。我不說教主悉達多太子，富貴健康，幸福年青，即使他的兒子他的兄弟，以及許多大弟子，他們都不是老、病、窮和災難之時才信佛。戒日王，乃至我國歷代許多大富大貴的人士信佛，佛教史中，例子很多，若果要人人皆待窮、病、老、災才容易信佛，萬一一人是大富大貴亦壽放，佛法豈不要終滅？而今後佛法，也永遠不會在富強康樂的歐美各國光降了！

我們的教主是獨生的王子，在年富力強，一帆風順，萬事如意時候，出家學道，開悟說教，感動當時許多富貴有權勢的人來皈依，祇林太子不貴嗎？給孤獨長者不富嗎？有這許多光榮輝煌的歷史不提，都說與窮、老、病、災有緣。出身猶太平民，出生在馬槽下，出世以後便飽受迫害災難的基督耶穌，災難不斷地光顧他的信徒的基督徒，他們尚且不說與窮、病、老、災有緣，我們似乎更加不必如此說了。

我們為甚麼不發揚「一切眾生，皆具佛性」的開示？我們為何不光大生佛平等的真諦！連開提都可以成佛，為何只提窮、老、病、災、無形中將富貴，少壯，平安的人劈開，說他們不容易信佛？社會上已在批評：佛教只度鬼魂，不知度人，佛教是老太婆教，是失意者的教……於是許多自命青年、健康、幸福、快樂、富貴的人，便不願來聽佛法。如今，我們自己再這麼一說，社會上對佛教的觀感豈不更糟！我們固然不以有富貴的信徒為榮，也不以信徒的窮、病、災、老為辱。但我們也無理由生分別心，說他們不會誠心相信佛法。

我知道過去的「緣」，是要世人上山去求佛法，還要經過斷臂燒身……才能求到。是「棒頭出孝子」，在現在，當然芸芸眾生中，很少遠離人世，到深山中去苦求佛法的，所以看到富貴人，幸福人，健康人不上山才產生「無緣」的錯覺。

過去患病的人，患瘰癧，即不能張嘴吃藥時，便束手無策。頂多不過打落兩顆門牙，灌藥水以盡人事，如今醫藥的進步，已不必打落門牙，也不怕他吃不下去，只消打兩針，就發生意想不到的效力，以前的病人無福無緣，如今的病人是有緣了。

如今的佛緣，應該是法師和居士，要與社會發生密切的關係，法師應抱定為佛為法的存心，深入社會多關心世人的生活，安全，和幸福。當世人覺得他們有可以信託時，他怎會不相信？他們假如覺得日常的生活，與佛教發生密切關係之後，與佛教不可一時分離，那時壓迫他們不信都不可能。

如今的緣，不是在清靜的精舍，也不在莊嚴的寺院，如今的緣，是在茫茫的人海中，是要我們，

深入社會去廣播，去栽培，去爭取，並非靜坐蒲團，等待老人、病人、窮人、受災的人前來，那是二百年前的緣。諸行無常，舟雖刻而水在流，請勿株守。諸法無我，佛法應求其適合社會，然後再求改造社會。

二千年前的孔子，為甚麼要周遊列國？他就是要深入社會，去廣播緣和爭取緣，他用盡他的方法和力量，仍不能看到他所預期的緣，於是才嘆道窮。他並不是坐在精舍裡，等人不來就嘆道窮，他生前雖未及目睹他的學說實行，但是身後二千年來，因人對他的推崇，他的道仍不能算窮。

美國的悟法師，說他在八月中，應小岩電視邀請，出席一次。在基督教國家中，佛教根本沒有上電視的機會，他能爭取到，實不容易。他們將印有佛像的郵票，貼在信封上寄出去。印有佛像和佛經的傳單滿天飛，難免不有流落到廁所等污穢地方的。若是在我們看來，一定說他們不知尊敬三寶，墮落地獄。他會問你：在沙漠中，你要一杯水還是要一杯金剛鑽？他會說，他散佈這許多佛像，當然也有受污穢的，但也有不少人感動而發生作用。若是怕自己有罪而不敢印發，那就根本不予任何人以親近佛法的機會，自善其身，根本就不不是佛的眞正法子。我想這就是「中」「西」「今」「古」對「法」和「緣」看法的不同所致吧。

我想佛經之所以尊貴，第一是指示我們做人處世的方法。我們能實行之後，身心健康，家庭和睦，社會興隆。第二是切實遵行之後，我人的精神可上通諸佛菩薩。所以有靈感，而獲到底佑。假如光只一部佛經在堂不去研究，不明經理，或明白而不能實行遵守，那末這部佛經等於一本驗方新編，根

本用不到。既不能康寧身心，和睦家庭，也不能感通諸佛菩薩。

我寫這許多「法」和「緣」的新觀感，我不敢以佛教中的馬丁路德自比，因為我們的教義是最完備的，我並無新發明，我只就三法印的另一個角度來觀看而已。這個角度，是站在佛紀第二十六世紀才看得見，第廿五世紀以前是看不到的。我希望佛教的大德們，也從我的角度來看看，是不是有些對的。

目前費而不惠的事我以為是新造寺院。我這話大有不敬三寶的嫌疑，在太平盛世，生活優裕時，我們不妨左一個塔，右一座寺，如今世人生活不周，不利生不弘法，却來在已有無數寺院中增建，失去先後急緩，所以我說是費而不惠，或者有人以為寺院少，便是佛法不揚的原因和象徵。我以為寺院的多少，並不能代表佛法的興衰，譬如文廟一縣只有一座，孔子並不見得便受人尊敬，何況我們的寺院總比文廟多得多。

甚麼是一分貨一分價的事呢？那就是興辦醫院，興辦各級學校，興辦各種工廠和生產事業，興辦僧伽學院。

高雄最初曾有興辦佛教診所的打算，有人以為社會對佛教醫院要求過高，指摘過甚，辦不下去，弄個虎頭蛇尾。他們說開診所便不能不收藥劑成本費，而且要收足方可以自給自足，維持下去。臺大醫院病房，被霸王病人住三年不出院，而弄得毫無辦法。若是診所遇上這種情形，社會不明瞭，不諒解，以為佛教應該大慈大悲，不應勉強病人繳費，該免費診治……那末開門不到三個月，就非關門大吉不可。

我們有人想做點事時，張三來拉一把，李四也一足，好像這些事，他們自己不肯做，不願做，給別人做好，心裡又不舒服，非搞得它關門不可。但

「耶誕」正名

敬向言曦先生就正

如如

言曦先生的短論，洗鍊精到，敦厚樸實，每每讀之者三，不忍釋手。如四十八年十二月十一日在中央日報上以「真與善」論虛老年讀和虛老其人，頗為持平公道。十二月二十一日中央日報副刊所載「聖誕與俗好」一文，也頗多同感。但對「聖誕」一詞的看法，則稍有扞格。言曦先生說：「數年前，有人建議應一律改稱耶誕，而不要稱聖誕。」又說：「聖誕非可以獨佔……東方有聖人，西方亦有聖人，各聖其聖，互不為害。中國人如果不能究心儒學，光厚聖門……而只是反對別人稱聖，非特無益，亦有異於『道並行而不悖』的寬容精神。」

事實上，我敢相信，在今日的中國社會中，凡為有識之士，決不會否認耶穌是西方的聖人。東方的聖人如孔子釋迦，因為東方世界的人類社會奠定了道德規範的基礎，而為東方的人群之所推崇；西方世界，若無耶穌的降臨，近二千年來的西方社會和西方的人心，也將無所皈依。所以孔子釋迦是聖人，耶穌自也應該是聖人。不過，「聖誕」一詞的運用，似乎尚有待於商榷的必要，因為聖是代表一切的聖人聖物與聖事，所謂「聖誕」的含義也就很廣泛複雜了。然而到目前為止，「聖誕」一詞，却僅用於耶穌的誕辰。孔子的誕辰，稱為孔誕，釋迦的誕辰，稱為佛誕。既然「聖誕」一詞，耶穌以被稱為「聖誕」，是出於耶穌教徒對基督的虔敬，我們不必干涉，更不足嫉妬。但在一般公共性質的文字之中，却不能不有所「正名」。否則，唯耶穌一人的誕辰稱為「聖誕」，可能會導致一般誤以世上僅此一聖人是聖人的錯覺。未知言曦先生以為然否？

是我以為我們信教的人，亦不能因少數人的不法，便因噎廢食，放棄這一種要緊的事業。我們雖不必免費，也不必比人家多，不過最要緊的，是工作人員的服務精神，這才是大慈大悲的試金石。興辦各級學校，目前各地已多會辦托兒所和幼稚園，我們希望能有由托兒所以至大學研究院的完整佛化教育。

關於興辦生產事業，佛教中雖不許出家人治產，今日為興辦學校，興辦醫院，為容納失業信徒，而辦生產事業，只要涓滴歸公，於佛法世法，似乎均無妨礙。

僧伽學校，已有很多，以前我雖寫了一封信，給高雄的道宣律師建議他的律學院中，多加世法課程，以免與社會隔膜。五明就是佛法世法的交流，弘法利生的大法師，欲求事理圓融，辨才無碍，不但要精通佛法，也要知道其他宗教教史，教義及佈道方法。同時對世法科學，多少也要知道大概。天文、人事、地理、都該略知一二。

在學習的方法這面說，我從小學抄筆記課本，中學發油印講義，海軍槍砲學校寫心得，以及勝利後看到美國的電化教育，真有早晚不同的感想。電化教育一小時的放映，可以當得往日三十小時上課，五十小時抄課本還多。

發行圖書、報紙、雜誌、印刷小冊子、畫張、傳單、舉行展覽、舉行空中廣播、和紀念日的法會，定期晚會，各種勞軍，慰問訪問，以及演出等等，都是最有效果的弘法方法。但是材料要豐富，態度要公正和藹，要有計劃和連環性。第一步，使世人明白佛教內容，第二步使他們發生同情產生興趣引起信仰。第三步針對他們的興趣，指示他們應走的

路。我們為甚麼不能像外教一樣，使甚麼大王一捐便多少萬美金，辦醫院，辦學校？他們的富人，為何與外教有緣？外教為何與富人有緣？外教可以做得到的事，我們為何做不到？是我們的教理不及人家？還是另有原因？我想只在方法上的落伍吧！

釋道兩教因果之異同

陳師潛



近人談宗教者，每認禪宗主空，道教專修真諦，似皆一生斷滅，致有撥無因果之謬說，其貽誤世人之行為觀念者，殊非淺鮮，茲參考兩教因果言論之異同，概述如次：

載太上感應篇及文昌帝君功過格。太上感應篇一書，宋史藝文志及道藏皆有著錄，其書出於抱朴子，為晉葛洪所撰，洪已證道成仙，迨非張天師凡夫之比，故其充實有研究價值。歷代註家釋太上為老君之師，全篇要旨，在勸善懲惡，與書經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之說合。清人意棟姚某有合註本，甚精博。篇內歷言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輒上詣天曹，言人罪過；月晦之日，灶神亦然。其過大小有數百事，凡人有過，大則奪紀，小則奪算。(一)紀十二年，一算百日。(二)算盡則死，死有餘責，乃殃及子孫。篇末更提示普通善惡報期為三年。(三)古人稱週年為期年，二週年為三年，感應篇文義，當不異此，其所謂三年，實即二週年也。(四)辭源集諸書所載，對三尸神約有下列數種解釋：①諸真玄典云：「道家稱三尸神為身中之神，一居腦，一居腹，一居胃，能為人害。」②柳宗元文：「道士言人皆有尸蟲三，處腹中，伺人隱微失誤，庚申日出詣天帝。」③太上三尸中經云：「上尸名彭倨，在人頭中；中尸名彭質，在人腹中；下尸名彭矯，在人足中。」④玉經經註：「上尸名青姑，中尸名白姑，下尸名血姑。」⑤真經：「庚申之日為尸鬼競亂精神蹂躪之日，不可夫妻同席及言語面會，當清齋不寢，警備其日，遺諸可欲。」⑥西陽雜俎云：「七守庚申三尸滅，三守庚申三尸伏。」⑦唐權法與有守庚申時。以上為有關三尸神

之諸家記載。無論其名字與居藏部位如何紛歧，而謂其在人身中鑒察過誤，按期上報天曹，以定功罪及增減壽命之說，則無二致。自常人以至修道之士，皆不能免，以魏武帝之尊，梁都后之貴，尚淪畜類，殆即三尸神自詣天曹奏事之力。篇中述善惡遠報近報各事，略與釋氏因果報通三世之理相似；惟言報施之權操自天曹，顯屬神權主宰性質，而非阿賴耶識之染淨種子遇外緣引發而起現行者。明季袁了凡受釋門雲谷禪師教，虔持斯篇，會獲異驗，著有了凡四訓行世。清代長州彭氏科甲冠天下，其家狀元宰相，日誦感應篇不懈，具載印光法師嘉言錄一七頁。文昌帝君功過格詳列天律制定世人善惡行為功過輕重之標準，為天曹衡量罪福報應之依據。宋代司馬溫公，范文正、周濂溪、朱晦菴、邵堯夫、韓魏公、慈眉山等，悉皆終身奉持不輟。(詳見辭源及了凡四訓印光法師序)若輩生前勸業文章，炳耀千古；印光法師則為釋門尊宿，皆非愚夫愚婦之比，而篤信若是，苟非確有徵驗，曷能感人至此？故不宜以其出自道藏而輕忽之。

釋教因果之說，分為兩類，一依阿賴耶識立論，主張唯業發現，循自然之法則而演化。如經言：「假使百千生，所作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之語是。唐朝悟達國師在漢代為表章，會諫景帝誅異端以謝七王，借國法以報私怨，似可無過矣，然盜死後十世為高僧，至唐仍不免受其同報！現釋門所傳慈悲悲憫，即其所作。是為多生惡報不能藉修行以避匿之顯著事例。然因果之同受，非必一事一報。如慈航法師全集法篇有：「善因感善果，惡因感惡果，因是善惡，則果招無記」之語，此段文義，與功過格主張功罪可以互抵之說相通，但以爲對主者爲限。其次如地藏菩薩本願經言世人善惡報應，操自冥司，其說略與感應篇相近，所異者一指天曹一指冥司，爲立論不同之點。釋教認身口意皆有造業召果之可能，辭源引四家玄錄述：「百丈大智禪師登堂說法，一老人聽法，詢百丈云：『僧曩住此山，有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對云：不落因果。』一言之差，五百世墮野狐身，請和尚代一

轉語。」百丈云：「汝但問。」老人便問。百丈云：「不昧因果！」老人悟曰：「聞法幸脫野狐身，住山後，乞照亡僧例焚燒。」岩中果見一死狐，遂積薪化之。」此段公案，傳燈錄亦有記載。佛不能自滅定業，(見教乘法數佛有三不能欄內)故其成佛後猶有馬報。禪宗初祖達摩祖師付法二祖時，亦有業境不斷滅之示，業境不斷滅則因果之不爽，可以斷言。慈航法師製：「法性本來空寂，因果絲毫不少。」之偈，闡明法性空而因果不空之理，洵爲的論！惟佛教通及三世，皆約造業者本人而說。無量壽經卷下謂各業各受，親屬無可替代。金剛經上亦言：「受持此經若為人輕賤，其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即爲消滅，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不特未斷因果，且從而剖示一般因果之轉變方式，而非必即遂事同受也。感應篇所言善惡報應通及子孫者，當以直系尊親屬之業，報諸直系尊親屬之血親爲原則，旁系如兄弟、姊妹等親屬，皆不相關涉，復無以次輩之業，報於直系尊親屬之理。是爲釋道兩教對於因果論說之概略。

佛教小乘與道教皆尚無爲，蓋無爲則不造業因，無業因然後斯免召果，當尋求解脫之至道。俗談佛教唾面自乾之說爲懦弱之消極表現，(唾面自乾見四十二章經)不知其爲避免造因之必然行爲，且可因唾面故而使施唾者反受惡果報，是實報復於不報復之中，其知見更高人一籌！法華宗言：「人生一起心一動念，必落三千法界，三千法界之國土及衆生現象，皆大眾最初惡惡一念所變成！」世人慧眼未開，不知冥冥中因果消長實況，妄用人力製造業報，控制業報，常因一人之事，使多數人造業，以召重大災變，其愚至不可及！大乘菩薩雖主張無爲，然菩薩度世，每認救因重於救果，以因可轉移，果難變易故耳！觀此，則知造惡業，而高談空諦，以冀逃脫三世業報；或少受旁系親屬鞠養，及長惑於邪說，忘恩負義，以怨報德，冥冥中預播未來世墮無惡因，如魏武帝后袁盎之流者，其亦可以少休乎？(本文屬考證性質，故多根典藉，合併註明。)

佛教對道德修養的看法

王 驥



佛教對人生修養的關係與評價是不可斤兩計的。

然可以以世界上的一切的學問去解釋佛教，無論哲學、歷史、數學、科學等無不離世間覺，離世求菩提，恰如求免角。方便有多品，成道則如一。甚至於吃飯睡覺間無處不是道場，所以當今佛教大師，圓寂不久的虛雲長老，能在茶碗落地時突然悟道。因為佛教是由根本上去發掘，所以直接影響最大的，首推人類精神上的修養問題。而修養的表現首在道德。

我們平常說某某人沒有修養，也就是含有他道德的高低的意思。有修養的人我們稱他為有德之士，可是多數人很少自問：什麼是道德？我們為什麼要實踐道德？大家一定會反駁我，而說：「自幼童以至於老人，誰都知道要做好事，而我中國自古以來就提倡四維八德，而童蒙入學時就教之以，人之初，性本善。這不都是道德嗎？」我當然承認他說的不錯。就好像有人對我說：「不管什麼宗教，反正都是勸人為善去惡的。」你能說他這一句話不對嗎？我也可以反問他一句，既然如此，為什麼都是在勸人為善，而又有這許多不同的宗教呢？這就是今天我要提出來的問題，所謂佛教在道德修養上的特色是什麼？假如我們不論特色，那麼範圍就太大了，例如四書五經上的道德，有很多都是與佛教相同，就是基督所講的修養問題一部份也與佛教的看法相同。所以我希望能談談他的不同之處。

什麼是道德？他的標準在那裏？老實說道德即是非道德，根本沒有這回事，都是人們假立名字的結果，佛經內曾說：善男子，一切障礙，即究竟覺，得念失念，無非解脫，成法破法，皆名涅槃，

智慧愚癡，通為般若。菩薩外道，所成就法，同是菩薩。無明真如無異境界諸戒定慧，及淫怒癡，俱是梵行。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這是相對的意思，所謂黑與白對，如果沒有白，怎樣能顯得出黑來？老子說，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就是有了好人，才顯出壞人來，如果全世界的人都是強盜，而沒有好人去做比較的話，大家也分不出好壞來了。所以我們可以用同一個理由去說，道德是非道德的兒子，有了壞人壞事，才顯出好人事。道德既然是由非道德而來，那麼他的標準由非道德而來，大家一定會追問我，什麼是道德呢？非道德的標準又是怎麼建立的？那麼我又可以說，非道德由道德而來，他的標準訂立在道德上。由這個答案，大家就可以知道，這是一種互為因果，相對的東西，並找不出一個像法律典章般的規定，而又能千古不移的。只要人們訂定出來的就是假定的語言名相，沒有定像可捉，我們只能拿它作為覺悟成道的踏腳石，所以說：「諸戒定慧，及淫怒癡，俱是梵行。」大家又會問了，你少在那裏詭辯，拿一個例子來看看？我可以隨便舉出一個例子，例如古代認為男女授受算是不道德，而現在公認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我問你，到底是古代是道德呢還是現在是道德？又舉一事，例如我們公認說謊是不道德的事，假如我們為了救人一命而說謊，那麼這個說謊，到底算道德還是不道德。所以佛教為了打破我們的執著的觀念，首先就告訴我們無所謂道德不道德，沒有實在的標準。金剛經說：「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又說：「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我想：他的意義，在掃除人們的心垢，人心好像一面鏡子，佈滿着灰垢，自然照什麼東西，也看不清楚，先把

鏡子擦乾淨了再去照察別的東西，才會清楚。所以見諸相非相，能見如來面目，先肯定了道德的執着，才能見道德的真面目。

諸位也會想到，照你這樣講，那麼佛教就不講道德了嗎？為何又有大慈大悲的善行，各種戒律的制定，六度萬行的悲願，這不是道德是什麼？現在你就可以發現了根源，佛教的道德修養觀是建立在真如本體上的，而不是建立在外在的分別上。普通搖蕩不定的道德，我們可稱之為「習俗的道德」。就好像我們大家，一生下來父母教導我們做一個好人，學校教我們做一個好公民，社會上也教揚善事，久而久之，大家都認為這樣是對的，應該如此，但往往有些人走向惡途，做一些壞事，就表示他們還是經不起引誘，習俗的道德不是以抵擋犯罪的引誘，也就是今日世界燒殺搶掠不斷發生戰爭的原因，也就是道德心不穩固。有的人你給他五千塊錢的賄賂，他說我的人格不是錢可以買到的，但是等到你給他一百萬塊錢他也許就要了。佛教的修養是向內推求，自見本性，就是道德。了解自我的本性自心以後，自然會按道而行，此即是德，精神上就會愉快。人們誰都不願做危害自己的事，那就是道德。所以史可法殺身成仁，在他看來是甘之如飴的事。往往人們在沒有了解自己本性以前，就去追求快樂，所以才掉入痛苦罪惡的泉源。人之生也，就帶來了七情六慾，而在第八識中又有一個我的觀念存在，所以我們寧願吃點苦頭，努力用功，先去掉這些牽繞，以見本來面目，這就是修養，見本性以後按之而行，就是道德，這就是道德心，雖中外今古的道德表現不同，其真如之心則如一。所以不可以為一千條河中，每個河裏有個月亮，一共有一千個月亮，實在只有天上一個月亮。所以佛教的道德的意義是建立在無德之德的大德上，經得起考驗。不於空有上分別計着，而如摩尼寶珠隨類而應。要消除今日社會上不良的風氣，唯有提倡明心見性，才能建立一個穩固的道德風氣。

距離 無念

余老太太午夜醒來，睜開眼，陡然嚇了一大跳。她簡直被搞糊塗了，噢，滿屋子哪兒來的青色青光？壁龕上所掛的幾幅佛像，菩薩像，個個臉上發藍發紫，透亮的帳子，罩在一片碧幽幽的光影裏，人真像是躺在個琉璃瓶子底下。她用力揉揉眼睛，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目力，睜大了眼再看，一點不錯，依然一片藍汪汪！

她明明記得睡覺以前，是開了燈的，不，她根本就沒有開過燈。因為她就寢的時候，才是黃昏時分，外邊還是光亮的，用不着開燈，她的兒孫還沒有吃晚飯哩。

她側耳靜聽，想聽出鄰家的公雞是否已在報曉，公雞一啼，她就該起床了。余老太太對時間的概念，還是用她的老法子，白天是看太陽的影子猜時辰，日落就睡，雞鳴即起。可惜這兒的公雞，已不大肯依規矩，盡牠們的職守，往往半夜就啼喚起來，害得余老太太，常把今天的午夜，當錯了明天的清晨。一個人夜半起來摸索，唸了好幾枝香的佛，總不見天亮。

這次，她聽到的，奇怪得很，既不是遠處火車悠悠的汽笛，也不是鄰家的雞啼，却是近在咫尺一陣陣有節奏的踏踏之聲，活像家中僱了幾十個臨時「短工」在糯米來啦。可不是，快過冬節啦，把在家鄉，天氣也不會這樣陰陽怪氣的，穿多了嫌熱，脫掉又傷風；糯米，推磨，做起事來多爽快有勁，弄米粉自家搓湯糰，又黏又結實，咬一口，真過癮。哪像這兒吃的些鬼東西，圖有其表，實質上什麼都不對勁……轟！哈哈……突然一陣人潮，湧來了，腳步雜踏，一直衝向她的房間裏來。一群男男女女，噁噁噁噁，一時杯盤碰擊之聲，倒水噉飲之聲，嘻嘻哈哈，使睡在帳子裏的她，如墮入五里霧中，更弄不清楚怎麼回事了。

余老太太急呼呼地穿起衣裳，掀

開帳子，真是神出鬼沒，房子裏已沒有人影，她望四邊一看，幾乎疑惑錯睡到陌生人的屋子裡來啦。第一是天花板上的吊燈，蒙上了一塊顏色紙，所以全間房子，才變成了個藍葫蘆。地上的蒲團，拜墊什麼的都不見了，靠牆多了一張臺子，上面擺滿了裝着飲料的玻璃杯，糖果點心碟子。佛前的供桌上，香爐不見了，燭臺不見了，新鋪着一幅挑花的桌布，一大瓶說不出色彩的群花，在藍色的燈光下，現出慘兮兮的笑容。

余老太太怔怔地站在屋子當中，頗有茫然之感。她老人家的這間佛堂兼臥室，一向和她整個的家庭是判然隔離的，自成一箇安閑獨立的世界；一如她的生活方式，自成一箇天地，永久不受環境的影響。她每天生活日程之刻板，幾乎分不出今天和昨天。可是，她的獨立安閑，恰好反映出她的兒孫輩們的忙亂，緊張，隨俗，變幻不已，追求無窮的倥傯的生涯來。比如說，她已睡足起來啦，家中竟還有人在外邊應酬沒有回來，燈下還有人逗留著，讀書的讀書，寫字的寫字，聽音樂的聽音樂，統統還沒有上床呢。在她的眼中，他們就是這樣「顛倒」！——現在，又玩出這種不成體統的花樣來！她伸頭向客廳瞥了一眼，只見人影憧憧，地板上絲絲沙沙的直拖拉，幽暗的光線裏，也看不清究竟在做什麼。她想去看兒媳的房內，實問一句：要他們一代管一代！但房門關得緊緊的，他們竟天塌下來也不管似的睡了。她老人家對晚輩，向抱着自掃門前雪的態度，看得開得很，再說，兒媳是新派人物，家常過日子，無不以孩子為主，老人的話倒有商量的餘地，孩子們的主意却奉為聖旨。縱容慣了，幾個小孽障，勢力強大，舉足輕重，簡直左右着家庭的大政啦。她也樂得做個袖手旁觀者，讓他們去造孽吧，於是，她看着廚房裏刀砧上血淋淋的魚肉，只有搖頭，念一聲阿彌陀佛。看他們打打鬧鬧，唱唱吵吵，她儘可充耳不聞，靜靜細細的聽她自己的念佛聲。而孫兒們每看到老太太品嚐自製的美味豆羹醬，霉菜乾，則又掩鼻而過，且會譏笑她一聲：有福不會享，好菜不吃，偏喜歡這些髒巴臘的東西！至於看到她老人家拿手指蘸着鹽，當着牙刷刷牙，

；摘些院子裏不知名的樹葉草根泡開水當茶喝，他們更為驚異於家中有這麼一位二十世紀的「原始人」了。然而，今夜，余老太太可氣極了。——這些小傢伙太不成話，竟撞進她清淨的小天地來了。她的兩手發抖，嘴唇嚙嚙而動，東翻西找，才從牆角拿起香爐，床底下角落裏拖出拜墊和蒲團，上面已沾滿了灰塵和蛛網。可是佛前的電燭呢？她喃喃的罵着：這些畜生！哼，他娘老子真好，就是個不管，讓他們上天。我還能活幾天，眼睛一閉，腳一直，做的個大夢！余老太太越想越氣，雖然她看穿了，人生是做的個夢，但這個夢未免太可恨了。她在心內嘖嘖着：「唉，下輩子，不來這個五濁惡世就拉倒，假如要我再來，投了人，做尼姑去！清清爽爽，也不吃這些瞎苦，受這些瘟氣。有兒有女算什麼，到老來，還不是孤寡寡一個，誰把你放在心上，當個祖太太？不踢出門外就好的了……哼，哼！」她在喉嚨裏乾咳幾聲，呼出一口粗氣。從桌子底下，找出臉盆手巾，一手捧着盆子，一手插腰，的冬的冬地走出房門，直往客廳裏走去。

情

誼

· 荷 子 ·



我常想：世間上最難獲得的並不是金錢或任何的物質，那是最可貴的一個知音人。任何一個人，假如他已經獲得了一個知音人的話，那末，他的這個人生，就真是很幸福了。

我是一個不求上進的人，懶惰性極大。關心於我的個朋友，知道了我這在遠處的異邦，寄來一本最名貴的日記，他教我每天記下一頁。在日記的首頁上，他寫道：

『人生是一粒種子，它含有無限的生機，和生長的力量；所以，您努力耕耘、灌溉，使生命的蓓蕾開放出芬芳的花朵，結成美麗的果實。』

『人生是一場戰鬥，不能戰勝的人，便失去生命的意義和價值；所以您隨時戰勝環境，衝過一切苦難，千萬不要向惡劣的環境低頭屈服。』

『人生是一條路，而且這條路上是鋪滿着百種災難與陷阱的，但我們不能畏縮着不走，更不能迷失方向的；所以您拿出勇氣，提高理智，勇往直前。不要氣餒，不要退縮，更不可徬徨無措。』

『人生又好似一本空白的冊子，我們不能讓它空着沒有一點痕跡，可是也不能亂塗；所以您嚴謹地每天寫下不同凡響的一頁，千萬不可把用黃金都換不回來的光陰，空過或有絲毫的浪費。』

『人生又是一場夢，這種夢不管它是美夢也好，惡夢也好，也不管大夢離先覺，但您不要為這種虛幻不實的迷夢，所誘惑玩弄，您還必須在大夢不寐地作佛事。』

『人生最可寶貴的，是一顆純潔無瑕的良心，它是我們的摯友，也許不是最親愛的，但却是忠誠的勸誡者；所以願您保持這顆堅定及忠誠的良心，且時刻服從它對您的忠告。』

的！……

我原是個固執已見很深的人，老實說平時我是不肯輕易聽信別人終告的。起先我還想這本名貴日記收藏到箱子裡去，可是讀完他的卷首附囑語之後，我却為他那種熱誠的終告而感動了。我更找不到任何絲毫理由為自己的懶惰有所辯護；換句話說，如果我再不喚醒自己的良知，那將無疑地抱終身之憾的。

人與人之間的相處，貴在知音，肯說別人不肯說的話；知音話聽起來也許是刺耳的，但却是很容易得到的治世良藥！所以我非常珍惜這份友誼的叮囑。

※ ※ ※

我打開第一頁日記，不消說那是一種說不出的異樣感覺的，自然酸甜苦辣都有，但我則想把以往的一切，埋藏起來，重新面對着未來的遠景奮鬥努力。

今年：我有一個最大的願望是多讀書，每天也不管多麼忙碌，書是非讀不可的。

今年：我絕對不希望自己擁有更多的金錢，因為金錢對我這個獨身人來說，是最不利的；況且古人也還說過：『錢令智昏』的箴語。

今年：我要時刻地把握住光陰，不要讓它有絲毫的空過，虛心地向學，接受友人的忠告，剷除自己不正知的偏見！

今年：我禁止在別人面前誇耀自己，更不在背後批評人家！

她的到來。她的氣益發湧上喉管了，

——她要找她的孫兒說話；勸暗，矚矚的光霧，使她認不出那些模糊的面影。她猶疑了一下，忽然尖起嗓門，高喊一聲：『大寶呀，我的佛燈呢？你要死啦！作孽呀，佛菩薩前面的東西，也碍了你！』這一大叫，全體猝然一楞，全都停了下來。

這時，一位白髮如雪的矮子老太太，穿一身藍布寬袍，戴着衣領，捧了個臉盆，出現在一群衣冠楚楚的男女中間，頓然擺成一個極其強烈的對照！被叫做『大寶』的青年，羞紅了臉，忸忸向前，輕輕地向老太太求饒似的說道：『奶奶，是我拿的，借用一下好吧，你看，裝在那個花上』。站在一旁的幾個女孩，忍不住掩住嘴，吃吃地笑着。

她舉頭一看，壁上掛了兩朵大紙花，果然是發紅光的佛燈，做的心心。她再待發作幾句，却感到這些驚奇的眼睛瞪住她，使她嚥住了。她立即堅決地向孫兒下了道命令：『拿下來，我要拜佛做早課！』說着，捧住臉盆，拖着蹣跚的步子，往盥洗室走去。這裏的少男少女們，正想來個哄堂，說句俏皮話，發發抒發幽默，不意從那矮子的背影傳來一聲怨嘆：『何苦呀，不搶忙念書，搞這種名堂……咳，怎麼得了，……』。鼻息餘音，滲入朦朧的彩霧，把正要爆開的笑聲悶住了。

欲自燒身的貴婦

·胡國偉·

人無分富貴貧賤，誰也愛惜他自己的生命。貧無立錫的乞丐，賤如牛馬的奴隸，也要活下去，何況富貴中人？然而，天下事無奇不有，今竟有貴婦，意欲自焚其身，你說怪不怪？

婆羅門是往印度貴族，一個婆羅門之家，擁有奴婢眷屬五百餘人，自然是富而又貴的大家庭。只是，人事多變，諸法無常，所謂富貴繁華，轉眼便成陳跡。這個大家庭的主人死了之後，家道就逐漸衰落，主婦名叫提摩，是一個相信外道的女人，因不堪貧窮的壓迫，便想自己縱火燒身來祭天神，以為這樣就可滅却今世之罪，而求得來生之福。其時有一位修持佛法正道的人，名叫辯才，知道提摩貴婦動了邪念，便教化她：

「你以為燒身祭天，便可滅罪求福，那就太不明白因果報應的道理了！」

「甚麼是因果？」提摩女人反問。

「很簡單，譬如牛拉車，便是前世種惡因，今世受惡果。罪業隨身，擺脫不了。拉車的牛，自然憎恨那一部又重又笨的車，總想使車子早日損壞。可是，前車要是壞了，後車的本軀還是駕在他的頸上，繼續要拖。」

「假如那隻牛自己燒死，不就是一死百了，不再受罪麼？」提摩的觀念，依然沒有轉變。

「那兒有這樣便宜！莫說牛，就是人也還是一樣，罪業未盡，誰也解脫不了！縱令燒壞了百千萬身，罪業因緣還是相續不滅。」辯才再加解說

「那末，可就永遠受罪了！」

「這又不盡然，喻同阿鼻獄燒諸罪人，一日之中，八萬次死過去，八萬次又活過來，經過一劫之後，他們的罪，才算滅盡。」

「這樣說來，外道說的燒身滅罪，便不足信了！」

「當然啦，你想想看，地獄燒罪人那樣燒來燒去，要歷一劫，才算報盡，如今你只要燒一次身，便想滅罪，那有做得到的道理？」

提摩聞說地獄之苦，心生恐怖，對因果不昧的道理，也漸次明白，便誠意地向辯才道人請教：

「到底用什麼方法，才可以滅罪呢？」

「為善為惡，皆由心造，」辯才歇了一下，續說：「前心作惡，有如浮雲覆蓋月亮，後心起善，有如火炬消除昏闇。滅除罪惡，全憑一念，此中自有方便法門，可以使你現世安穩，來世生於善處。」

提摩女人聽了，心生歡喜，所有憂愁恐怖，一掃而空。隨即率領家內奴婢眷屬五百餘人，把辯才道人圍繞起來，像繞佛一樣，叩頭稱謝，並合掌恭敬，白言：

「尊者剛才所說的滅罪事由，已經明白了，願更為一說除罪之法，自當如法奉行。」

辯才見機緣已熟，便為提摩大轉法輪，一口氣說下去：

「罪乃起於惡，惡乃出於身口意三業。身業不善有三：殺、盜、邪淫。口業不善有四：妄言、兩舌、惡口、綺語。意業不善有三：嫉妬、（別經作慳貪）瞋恚、憍慢邪見。（別經作邪見，無憍慢二字）這就是十惡，應受惡業罪報。滅罪之法，唯有一心懺悔。不論過去世或是今生，如有是罪，悉皆懺悔，這樣便可出罪滅罪。並當自己立誓，發真切願，代眷屬懺悔，使得救度。自己所修福報善果，施給一切受苦的眾生，令其得樂。眾生成就佛道。如是懺悔已，更以一切善業，惠施眾生，迴向三寶，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如是勤修，自可滅罪求福。」

辯才道人說完之後，更為提摩貴婦詳說十善法，從永遠不殺，不盜，以至不邪見，勸她修十善業道，契理契機，法雨宏施。提摩女人及奴婢眷屬五百餘人，聞辯才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作禮而退。

本篇取材佛說未曾有經原文如次

「有外道婆羅門婦，名曰提摩，夫亡家貧，自責孤窮，欲自燒身祠天，求當來福。時有道人，名曰辯才，教化提摩女人云：『譬如牛，厭患車故，欲使車壞；前車若壞，續得後車，軀其項領，罪未畢故。人亦如是，假令燒身百千萬身，罪業因緣相續不滅。如阿鼻獄燒諸罪人，一日之中，八萬過死，八萬更生，過一劫已，其罪方畢。況復汝今一過燒身，欲求滅罪，何有得理？』提摩白言：『當設何方？令得罪滅。』辯才答言：『前心作惡，如雲覆月。後心起善，如炬滅闇。自有方便，滅除殃罪，現世安穩，後生善處。』提摩聞已歡喜，憂怖即除，即率家內奴婢眷屬五百餘人，圍繞叩頭，恭敬合掌，白辯才言：『尊向所說滅罪事由，願更為說除罪之法，當如法行。』辯才答曰：『起罪之由，出身口意。身業不善，殺、盜、邪淫。口業不善，妄言、兩舌、惡口、綺語。意業不善，嫉妬、瞋恚、憍慢邪見。是為十惡，受惡罪報，今當一心懺悔。若於過去，若於今生，有如是罪，今悉懺悔，出罪滅罪。當自立誓，教度眷屬，代其懺悔。所修福善，施與一切受苦眾生，令其得樂。眾生成佛道。懺悔訖已，更賜餘善，當勤奉行。』辯才更為受十善法，歡喜信受。」



寄語

張希明

弟弟：中秋前的來信我已收到了，我非常地高興。

我們家裡逃出鐵幕的，只有我與你，這個姓張的門戶，我們兩人是個命根子。以後，張家完全靠我們的本領了。

我先告訴你一點，最近親友由香港轉傳來的消息，我希望你不用太焦急，只要有我們在，我們的正義，是永遠不會被消滅的，而且是足可以去消滅邪惡之流的匪共僕僕們的。

香港友人們的消息中說，祖父今年該八十五歲了，年紀這麼大，被共匪騙着進入什麼叫「幸福院」，他老人家一足跛着，喜歡一天五袋烟的。如今，這個黑暗中的地獄生活，他也活不成了。他進了「幸福院」後（他本來在家裡很少做事的），共匪叫他看管孩子們，這些共匪手下培植出來的共匪親信種子，對祖父是不利的，這批頑皮的孩子，那裡去聽從他的話，時常戲弄他的跛足。一天他被小共匪揍了一下，他回到「幸福院」裡，連聲張也不敢，悶着氣，睡了一晚。

這事被共匪知道了，罰他第二天不准抽烟。好狠的共匪，連一個八旬高齡老人，抽幾袋旱烟的權利也剝奪

了，這個標榜「幸福」的共匪，一個老人的最低享受也成為幻想了。

共匪的氣，實在使祖父忍受不下去了。

共匪來到蘇北南通十三區的鄉下北興橋，祖父的田地家產，首當其衝地被共匪清算開爭光了，這是我們不能忘記的一幕開爭史實！最後等我們逃出來後，剩下他老人家一個人時（並非我們有意拋棄他，是他要我們出來爭一口氣。）田產已沒有了，祇有他一人够生活的糧食，但，共匪並未放鬆他的路子，沒有了家私，又搬走了用具，弄得他一人無法生活下去。去年人民公社實施時，他被送去「幸福院」裡，可是，在今年的二月裡，他由於體弱無力為共匪「效勞」他整天在室內唸佛，為我們消災，為我們在外的孫兒祈禱。

不幸的事弄上他的頭上了。唸佛的事，在共匪的世界裡沒有這個自由的，被稍大的孩子們告發了，共匪馬上來個狗血噴頭的罵了一頓還不算，當天晚上還給他打了不願打的「幸福針」。他，祖父，日夜渴想我們早日回去看一面的希望，也被「幸福針」的注射，而結束了他八十多年不朽的生命。唉！這個消息我聽了後，連夜

未睡。

共匪一再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幟，向無知的人宣傳，說自由民主，如何地高；但，牠所作的自由是在何地？民主在那裡？一個老年人他求生的自由被共匪民主的手段，一針打死了。這個自由民主我們應該改為「共匪的自由民主」是殺人的「自由」，一針打死人的「民主」手法。

弟弟，你是明白人，學問也比我好得多，我只能告訴你我們共匪到底的噩耗——祖父死了。

他，不是死，是告訴我們在今日反共抗俄戰事中，要我們不要放棄這一個國仇家恨的血債，要我們討還這永生不忘的仇恨的血債！

對，祖父的死，是我們今生的血債，這血債要用血來還，我們不能坐以待斃！

三十八年我們來臺時，你還年青，我用了好多力量，讓你讀書，直到去年，大學畢業了，我才放心。畢業後，你進了軍中，作一位戰國的軍人。

好，我們並未辜負了祖父的心意，也可以光耀我們的家。

我當了一位大兵，現在是一位陸軍一級上士，你已是一位實際戰國的排長，現在站在大鵬島的一角，執干戈，保護土了。我們兩人，志同又意趣好，一雙手足，在反攻大陸時，你用槍作筆，用血作墨水，把大陸作稿去紙，寫下一篇復仇的史詩，讓後人

讚美，歌頌！

我用筆墨紙，記下你戰國的史蹟，在報上傳給愛國，愛自由的兄弟姊妹們知道。我們的目的同，而工作不同，然報國的途徑則一。

你在上次戰役中得到了功績，獲上級的獎金和獎章，我為你慶幸，也為你驕傲。一個軍人應忠於職責，服從黨國，才不愧為國家盡忠的軍人。

弟弟：不要忘了自修，自修是日益上進的階梯，不自修那有進步。我國成名的王雲五先生，西洋者更是數不勝數。你別以為大學畢業就行了，別這樣想下去，人生就是一所最大的大學，牠就是教人學好的人生大道。閑來看看書，每天晚上，早晨，工作稍閑時以念佛來淨化自己的心身，牠是教人為善的宗教。共匪一向說宗教自由，然牠的世界裡，有幾座廟宇存在，大陸上的廟宇都拆了，造成「人民公社」的宿舍，人民想信佛也沒有這自由了。

今天我們在自由世界裡應好好地修身，我們是推著正義之舵，準備向邪惡的共匪航行，給奮鬥的人一線光明，告訴他（她）們，我們並沒有忘記他（她）們，只要有那一天，我們一定在百萬雄師，跨海西征，去救苦難的同胞於水深火熱中。

到時候，大陸光復時，我們再攜手去祖父墓地上，為他燒一枝香，還為他念一點佛，這是我們作子孫的一點心意。

好，夜課時間快到了，下次再談。



人生書簡

(一)

探微居士吾兄助右：捧讀手示。敬悉一切。兄之文學與佛理之交互素養，兄對此一時代涉入之深刻，兄之時代眼光與新的寫作筆法和技巧，在時下青年佛教學人中，弟尚未見同儕之第二人也。故亟望兄重健行之修。俾長期為行道而任重致遠也。

軍旅生活，以弟觀之，可能更豐富寫切兄之生活內容，此一段恐兄以後要珍視耳。

兄意「人生」今後更接近實際問題，注重實際體驗，此見甚為高明。弟以佛教中真有一個刊物，用①時代的②文學的，③人生的，④學術的四個方式來體現人生佛教，使一個佛教刊物，不只拘限在教內，在社會的一般人士，一般青年，一般學人需要，使書攤上有佛教的刊物，有人要看，有人要買，使中學的圖書館的架上，有一本很多學生讀過的一本佛學刊物。這弟想亦只是把握時代思潮，文學風格，人生性情，學術價值以體現

「佛教精神」即是。但此亦不容易，因為多數佛教作品，不改變適宜的寫作技巧，是不可能的。好吧！好好為一個刊物而神聖其志。也即是一件大事一種豪傑的事業。勿此敬請大安弟張廷榮 十一月九日謹拜復

(二)

醒世將軍：奉讀來信，知道您的退役手續尚未辦妥，對您的實況而言，這是形式而已，時間的早遲，沒有關係的。我慶幸佛教文化多一位實際聖賢者。今後的「人生」由您來編，是再適合沒有了。

我的爛文章，自己看了都不好意思，只要必需它來充數時，我一定寫，不過我的頭腦是越來越壞，寫得不好還在其次，能湊合這麼干把來字，在我遲鈍的文思擠榨之下，似乎已變成了很困難的苦事。

我也不知怎麼弄成這樣的，像這一個十月，我比方自己是一條魚，活活被從水中提起，埋在泥沙裡——外邊人事的酬應，家中修房子，接二連三，連定心看一頁書的機會都沒有了。性如法師要我這一期五號交卷的，不但沒有動筆，一點影子還沒有呢。您如遇見他，拜託向他緩期數天。我不知扯到多遠去了，言歸正傳，您的身體最近好些嗎？我會遇見吳海峰先生

談及您的貴恙，他說是一種背脊中發炎的毛病，好好調理修養會好的，希望您不久康復。

您的接編「人生」，一切都沒有問題，您說「擔心自己的能力」，這是您的謙虛。敬祝文安程念拜上十一月三日

(三)

探微兄：

一日來函，早已拜讀，吾兄之摯誠，令人感動。

人生由兄接編，人選確極適當。唯有兩點建議吾兄，不悉能否做為參考。

第一、不急功，不求當下有何改革，一步一步的穩紮穩打，此乃針對「新官上任三把火」之毛病，半年後，再視力之所及，從事改進。弟對現在人生刊，很為同情讚嘆！能在維

持現狀原則下，求進步，既可免除仇視，又能先行站穩。此之謂細水流長也。

第二、設法定型，不因名氣高而列為篇首，不因應景而捧場。編者為團丁，應決對守中立，樹立一個風格，並且要顯明。法安弟李春陽合十一月六日夜

(四)

各位本刊的師友：

我初初接編本刊，便得到各方的鼓勵與愛護，我在這裡首致無上的謝意。也要向以上刊出了他們書信的三位致歉，沒有徵求同意便自作主張刊了出來。因我每每感到同樣是一篇作品，一封書信要比一篇論文來得親切自然，我們為要使得本刊的作者和讀者師友的情感更能融洽了解和交流起見，希望每期都能酌刊幾封書信。

·編者·

人生雜誌第十一卷。第十一、二期收支報告

茲承

收入部份	二二〇、〇〇〇	讀者捐助	八〇〇、〇〇〇
一、廣告費	六、四三五、〇〇〇	一、訂售刊費	共收七、四四五、〇〇〇
支出部份	一、三七六、〇〇〇	一、印刷費	一八、〇〇〇
一、編校費	二五〇、〇〇〇	一、郵資雜費	三二一、〇〇〇
一、上期透支	七、五五九、五六	共支九、五二四、五六	透支二、〇七九、五六

人生雜誌社啓



泰京龍華佛教社

啓建虛雲老追思法會

(本刊訊)泰京龍華佛教社，於四十八年十一月廿九日上午十時，在該社大悲堂，啓建虛雲老和尚圓寂追思法會，以誌哀思，以表崇教。到會參加追思法會者有我國駐泰大使抗立武博士等數百人。追思會議儀式開始時，由廣華會館理事黃宜義獻香，純果法師獻花。全體默念三分鐘，並向虛雲老和尚法像行三問訊禮。

佛中會定

增設虛雲獎學金

(臺北訊)去年十一月十五日午前九時，中國佛教會召開理事會，到聯席會議，到甘珠爾瓦，東師及姜紹謨，丁俊生，周宣德等理事廿餘人。會通過要案多起：內有關於該會增建「虛雲老和涅槃法會」節餘經費，最後決議：該款新臺幣四千二百餘元應悉數移作大專獎學金，交基金會於本(四九)年度增設「虛雲獎學金」，以資紀念虛老一生行誼。會後，復有虛老門下弟子陳志舉居士自願獻資伍千餘元以補足臺幣一萬元作此項具有紀念性的獎學基金。

時，由廣華會館理事黃宜義獻香，純果法師獻花。全體默念三分鐘，並向虛雲老和尚法像行三問訊禮。

煮雲法師新著

「金山活佛」出版了

煮雲法師，文字通俗，老少咸宜，不論知識高下，一目了然。「金山活佛」爲其年來新著，出版之後頗受廣大讀者之歡迎，因其內容，封面，紙張，印刷，均屬精美上乘。該書係由佛教文化服務處出版，地址爲臺北三重埔大同南路十六號。

慈舟法師

舍利塔落成

(高雄訊)當代律宗大德慈舟老人舍利，分佈港臺，由其弟子學人集資建塔，前者香港已在新界青山落成寶塔一座，入塔奉安。今本省慈舟律師之舍利，已由其弟子在此間大崗山建築七層寶塔一座，於四十八年古曆十一月十七日彌陀聖誕之日，亦即大師生西二週年紀念日，舉行落成典禮並迎請舍利入塔，屆時八塔道源老法師，臺中懺雲法師等曾經親近老人之緇素大德均將雲集此間，參加落成典禮。

香港佛教講堂

爲虛老涅槃專刊徵文(香港訊)香港佛教講堂同人等，鑒於虛老化畢歸去，餘下門弟子總數約數百萬人。而仍有遠道如西方人之仰慕虛老高風却未得有一面之緣的，必然大有人在。所以發起徵文集印紀念專刊，以爲流傳。不論文體，不棄平庸，不分中外，以及有關虛老的照片札等。並定於虛老入寂後的百日出刊。

虛老舍利

迎抵香港

(香港訊)虛雲老和尚之舍利子以及遺杖等，已由香港兩名女居士迎奉抵港，此兩女居士係奉此間佛教講堂度輪轉師之命，前往江西永修雲居山真如禪寺迎請虛雲老和尚荼毗後之舍利者。該舍利子貯於玻璃瓶，色澤透明似水晶，大小似花生米。

旅菲僑胞要學

「頗哇法」

來函照登

人生雜誌社編輯先生文席：
頃閱貴刊第十一卷

第十一、二期，國內外佛教新聞版云：爲宏揚密法成立貢噶精舍，獲悉金剛上師貢噶老人傳授「頗哇法」。學人等有意，先生代爲轉達貢噶老人或直按以我等地址來信指示該精舍地址，倘若先生發心轉達老人，則無限感激，學人有意學習該法，未知是否可以遙授，特此佈達並候佳音！
廖賢安
蔡永康
吳定贊
和南

醒世軍師慈悲度世

(本刊訊)筆名醒世將軍又名張本的佛教青年張探薇居士，原係童年出家，剃度於江蘇南通的狼山，後因大陸陷匪，遁於共匪摧殘宗教，義憤從軍，負笈來臺，迄今已歷十年戎馬。最近奉令退役，重歸僧團，因其脫離僧團爲時過久，爲求合於佛制，故於農曆十二月初八，釋迦成道之日，東初法師慈悲，重新予以剃度，法名聖嚴。

佛徒開設 博愛茶食行

自設精製各種名茶
經銷中外罐頭
壽喜蛋糕
西點麵包
南北土產
應有盡有
凡佛教徒購
買食品茶葉
特別優待

號〇五七一路正中市北臺
九一六二二：話電

中華佛教文化館佛七圓滿

北投佛教界發放冬賑

(本刊訊) 北投中華佛教文化館，每年冬令發給佛七，並於佛七圓滿之日發放冬令賑米，迄今已屆四年。今年為使冬賑食米充足，受賑者能得更多的實惠起見，特發動北投佛教界、佛教文化館、法藏寺、居士林、紫竹林、普門精舍及金山分院等諸山大德，聯合勸募。已於古曆十二月初八佛成道日，在中華佛教文化館，集中發放完畢。當日前往領賑的北投地區貧民，共有三百七十八戶，約一千七百餘人。為使得以平等受惠，凡在七人以上的貧民戶，均予雙份的賑濟。做此次冬賑救濟，一共發出白米四千餘斤。

慈航中學破土

明年暑期招生

(沙止訊) 四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的上午十時，籌備已久的慈航中學，已在該校董事長道安法師的主持下，舉行破土典禮，並執錫破土。據該校校長蘇芬居士的報告稱：①該校雖是佛教同仁主辦，而性質完全與普通中學一樣，沒有宗教儀式，但佛所說的真理必須使學生明白，以便養成更高尚的人格。②廣設獎學金，減輕貧苦學生的負擔。③聘優良教職員，但其生活與福利力求優裕以安心其工作。④決定要辦到「管理嚴，功課繁」養成學業優的青年。據悉該校業經教育廳核准先行辦理初中，如有成效，當續辦高中，據道安董事長透露，

十五年冬法師因閱淨土高僧傳有感，發心掩關三年，二六時中專心淨業，並輯有「淨土歷代高僧」一書贈送結緣，深得諸力嘉許。又法師為答謝諸護關檀越之功德，特於出關之次日啟建彌陀佛七，同向國運昌隆，人民康樂，諸大護法、消災降福云。

年後要增至高初中三十餘班，學生一千八百餘人。地址臺北五堵保安里二十一號，交通極為便利。

真華法師講經

陳世叫等皈依

(羅東訊) 羅東念佛會，自禮請三星靈岩寺真華法師領導以來，真華法師教，已見活躍。應邀自該月十六日開講二佛說阿彌陀經，全部精闢，感人至深。講經圓滿之日，即有宜蘭縣議員陳世叫夫婦等十一人，皈依三寶。

本刊啟事

- 一、新年開始，本刊同人向諸位讀者作者道聲「恭賀新禧」，拜一個晚年。
- 二、本刊訂價國內全年臺幣三十元，海外一律以港幣計算，全年十二元。
- 三、本刊在萬難艱困的經濟情況之下，為了不負讀者的希望，維持到今天，已是第十二年的開始，所以我們仍將繼續奮鬥下去。但更盼望讀者師友惠予最大可能的合作：已經滿期的請繼續訂閱，尚未滿期的請介紹親友；將本刊缺點告訴我們，把本刊優點傳達親友；自本期起由醒世將軍張探薇居士接編，張居士原為一優秀青年，現已服役前赴隨軍來臺，最近奉命退役，現已返校本刊社長東初法師座下，重行剃度出家，法名聖嚴。
- 五、增聘性如法師為本刊督印人。

人生雜誌社敬啟

人生雜誌 第十二卷 第一期

中華民國四十九年一月十日出版

發行人：東
主 印人：性
編：聖

社址：北投光明路二六〇號
電話：五五〇號

外國分社主任

菲律賓：瑞
南洋：廣
泰國：謝
美國：知
檀香山：泉

今 餘 揚 定 慧

承印者：建華印刷廠

地址：臺北市西門路一段三〇〇號

稿約

- 一、本刊園地公開，歡迎投稿。
- 二、凡佛學論著，人生探究，教制改進，學佛心得，以及富有教育，啓發人性宏揚佛法之小說、散文、詩歌、隨筆、譯著等皆所歡迎。
- 三、凡蓄意攻訐，譏諷漫罵，自我宣傳等文稿，恕不刊載。
- 四、請勿一稿兩投，來稿請用有格稿紙繕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除特約稿外，請勿超過五千字。不得刪改者請註明。
- 五、來稿請書明真實姓名，發表時筆名聽便。
- 六、來稿請攜北投光明路二六〇號本社編輯部。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四五號
中華郵政登記證字第二〇九號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臺灣雜誌協會會員郵局劃撥帳戶八二五五號

本刊售價
訂閱全年臺幣參拾元(海外港幣十二元)
每期零售臺幣三元
請用本刊郵局劃撥帳戶「八二五五」號匯訂